

欽定南史

卷十一之十六



南史卷十一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一

后妃上

宋孝穆趙皇后

孝懿蕭皇后

武敬臧皇后

武張夫人

文章胡太后

少帝司馬皇后

文元袁皇后

潘淑妃

孝武昭路太后

明宣沈太后

孝武文穆王皇后

宣貴妃

前廢帝何皇后

明恭王皇后

後廢帝陳太妃

後廢帝江皇后

順陳太妃

順謝皇后

齊宣孝陳皇后

高昭劉皇后

武穆裴皇后

文安王皇后

鬱林王何妃

海陵王王妃

明敬劉皇后

東昏褚皇后

和王皇后

六宮位號前史代有不同晉武帝采漢魏之制置貴嬪夫人貴人是為三夫人位視三公淑妃淑媛淑儀脩華脩容脩儀婕妤容華充華是為九嬪位視九卿其餘有美人才人中才人爵視千石以下宋武帝省

二才人其餘仍用晉制案貴嬪魏文帝所制夫人魏武初建魏國所制貴人漢光武所制淑妃魏明帝所制淑媛魏文帝所制淑儀脩華晉武帝所制脩容魏文帝所制脩儀魏明帝所制婕妤容華前漢舊號充華晉武帝所制美人漢光武所制及孝武孝建三年省夫人置貴妃位比相國進貴嬪比丞相貴人比三司以爲三夫人又置昭儀昭容昭華以代脩華脩儀脩容又置中才人充衣以爲散位案昭儀漢元帝所制昭容孝武所制昭華魏明帝所制中才人晉武帝所制充衣前漢舊制及明帝泰始二年省淑妃昭華中才人充衣復置脩華脩儀脩容才人良人三年又省貴人置貴姬以備三夫人之數又置昭華增淑容承徽列榮以淑媛淑儀淑容昭華昭儀昭容脩華脩儀脩容爲九嬪婕妤容華充華承徽列榮凡五職亞九嬪美人才人良人三職爲散役其後帝留心後房擬百官備置內職焉及齊高帝建元元年有司奏置貴嬪夫人貴人爲三夫人脩華脩儀脩容淑妃淑媛淑儀婕妤容華充華爲九嬪美人才人爲散職三年太子宮置三內職良娣比開國侯保林比五等侯才人比駙馬都尉及承明元年有司奏貴妃淑妃並加金章紫綬佩于寶玉淑妃舊擬九棘以淑爲溫恭之稱妃爲亞后之名進同貴妃以比三司夫人之號不殊蕃國降淑媛以比九卿七年復立昭容位在九嬪焉梁武撥亂反正深鑒奢逸配德早終長秋曠位定令制貴妃貴嬪貴姬爲三夫人淑媛淑儀淑容昭華昭儀昭容脩華脩儀脩容爲九嬪婕妤容華

充華承徽列榮爲五職美人人才良人爲三職東宮置良娣保林爲二職及簡文元帝出自儲蕃或迫在拘繫或逼於寇亂且妃並先歿更不建椒闈陳武光膺天祿以朴素自居故後宮員位其數多闕文帝天嘉之後詔宮職備員其所制立無改梁舊編之令文以爲後法然帝性恭儉而嬪嬙不備宣帝後主無所改作今總綴緝以立此篇云

宋孝穆趙皇后諱安宗下邳僮人也父裔平原太守后以晉穆帝升平四年嬪于孝皇帝以產武帝殂於丹徒官舍葬晉陵丹徒縣東鄉練壁里雪山宋初追崇號諡陵曰興寧永初二年有司奏追贈裔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裔命婦孫氏封豫章郡建昌縣君其年又追封裔臨賀縣侯裔子倫之自有傳

孝懿蕭皇后諱文壽蘭陵人也父卓字子略洮陽令后爲孝皇帝繼室生長沙景王道憐臨川烈武王道規義熙七年拜豫章公太夫人武帝爲宋公宋王又加太妃太后之號帝踐阼尊曰皇太后居宣訓宮上以恭孝爲行奉太后素謹及卽大位春秋已高每旦朝太后未嘗失時刻少帝卽位加崇曰太皇太后景平元年崩于顯陽殿年八十一遺令漢世帝后陵皆異處今可於瑩城之內別爲一壙一遵往式乃開別壙與興寧合墳初武帝微時貧約過甚孝皇之殂葬禮多闕帝遺旨太后百歲後不須耐葬至是故稱后遺令云卓初與趙裔俱贈金紫光祿大夫又追封封陽縣侯妻下邳趙氏封吳郡壽昌縣君卓子源之襲

爵源之見子思話傳

武敬臧皇后諱愛親東莞人也祖汪尙書郎父儁郡功曹后適武帝生會稽宣長公主與弟帝以儉正率下后恭謹不違義熙四年正月甲子殂於東城故贈豫章公夫人還葬丹徒帝臨崩遺詔留葬建鄴於是備法駕迎梓宮祔葬初盜陵宋初追贈儁金紫光祿大夫妻高密叔孫氏封承陵平鄉君儁子燾燾並自有傳

武帝張夫人諱闕不知何許人也生少帝及義興恭長公主惠媛永初元年拜夫人少帝卽位有司奏上尊號爲皇太后宮曰永樂少帝廢太后還璽絨隨居吳郡文帝元嘉元年拜營陽國太妃二年薨

文章胡太后諱道女淮南人也義熙初武帝所納文帝生五年被譴賜死葬丹徒武帝踐阼追贈婕妤文帝卽位有司奏上尊號曰章皇太后陵曰熙寧立廟建鄴

少帝司馬皇后諱茂英晉恭帝女也初封海鹽公主少帝以公子尙焉宋初拜皇太子妃少帝卽位爲皇后元嘉元年降爲營陽王妃又爲南豐王太妃十六年薨

文元袁皇后諱齊媯陳郡陽夏人左光祿大夫湛之庶女也母本卑賤后年五六歲方見舉後適文帝初拜宜都王妃生子劬東陽獻公主英娥上待后恩禮甚篤袁氏貧薄后每就上求錢帛以贖之上性儉所

得不過五三萬五三十匹後潘淑妃有寵愛傾後宮咸言所求無不得后聞之未知信否乃因潘求三十萬錢與家以觀上意宿昔便得因此恚恨稱疾不復見上遂憤恚成疾元嘉十七年疾篤上執手流涕問所欲言后視上良久乃引被覆面崩于顯陽殿上甚悼痛之詔前永嘉太守顏延之爲哀策文甚麗及奏上自益撫存悼亡感今懷昔八字以致意焉有司奏諡宣皇后詔諡曰元初后生劬自詳視之使馳白帝此兒形貌異常必破國亡家不可舉便欲殺之文帝狼狽至後殿戶外手掇幔禁之乃止后亡後常有小靈應明帝所生沈美人嘗以非罪見責應賜死從后昔所住徽音殿前度此殿有五間自后崩後常聞美人至殿前流涕大言曰今日無罪就死先后若有靈當知之殿戶應聲豁然開職掌者遽白文帝驚往視之美人乃得釋大明五年孝武乃詔追后之所生外祖親王夫人爲豫章郡新淦平樂鄉君又詔趙蕭臧光祿袁敬公平樂鄉君墓先末給塋戶各給蠻戶三以供灑掃后父湛之自有傳

潘淑妃者本以貌進始未見賞帝好乘羊車經諸房淑妃每莊飾褰帷以候并密令左右以鹹水灑地帝每至戶羊輒舐地不去帝曰羊乃爲汝徘徊況於人乎於此愛傾後宮

後武昭路太后諱惠男丹陽建康人也以色貌選入後宮生孝武帝拜爲淑媛及年長無寵常隨孝武出舊孝武卽位有司奏奉尊號曰太后宮曰崇憲太后居顯陽殿上於閨房之內禮敬甚寡有所御幸或留

止太后房內故人間或有醜聲宮掖事祕亦莫能辯也孝建二年追贈太后父興之散騎常侍興之妻餘
杭縣廣昌鄉君大明四年太后弟子撫軍叅軍瓊之上表自陳有司承旨奏贈瓊之父道慶給事中瓊之
及弟休之茂之並居顯職太后頗豫政事賜與瓊之等財物家累千金居處器服與帝子相侔大明五年
太后隨上巡南豫州妃主以下並從廢帝立號太皇太后明帝踐阼號崇憲太后初明帝少失所生爲太
后所攝養撫愛甚篤及卽位供奉禮儀不異舊日有司奏宜別居外宮詔欲親奉晨昏盡懼閤禁不如所
奏及聞義嘉難作太后心幸之延上飲酒置毒以進待者引上衣上寤起以其卮上壽是日太后崩祕之
喪事如禮遷殯東宮題曰崇憲宮又詔述太后恩慈特齊衰三月以申追遠諡曰昭皇太后葬孝武陵東
南號曰脩靈陵先是晉安王子勛未卒巫者謂宜開昭太后陵毀去梓宮以厭勝脩復倉卒不得如禮上
性忌慮將來致災泰始四年夏詔有司曰崇憲昭太后脩靈陵地大明之世久所考卜前歲遭諸蕃之難
禮從權宜未暇營改而塋隧之所山原卑陋可式遵舊典以禮改創有司奏請脩靈陵立宮補葺毀壞權
施油殿暫出梓宮事畢卽定詔可廢帝景和中又追贈興之侍中金紫光祿大夫諡曰孝侯道慶光祿大
夫開府儀同三司諡曰敬侯道慶女爲皇后以休之爲侍中

明宣沈太后諱容姬不知何許人也爲文帝美人生明帝拜婕妤元嘉三十年卒葬建康之莫府山孝武

卽位追贈湘東國太妃明帝卽位有司奏上尊號爲皇太后諡曰宣陵號崇靈

孝武文穆王皇后諱憲嫺琅邪臨沂人也元嘉二十年拜武陵王妃生廢帝豫章王子尚山陰公主楚玉臨淮康哀公主楚佩皇女楚琇康樂公主脩明孝武在藩后甚寵異及卽位爲皇后焉大明四年后率六宮躬桑于西郊皇太后觀禮妃主以下並加班錫廢帝卽位尊曰皇太后宮曰承訓其年崩于含章殿祔葬景靈陵父偃別有傳

殷淑儀南郡王義宣女也麗色巧笑義宣敗後帝密取之寵冠後宮假姓殷氏左右宣泄者多死故當時莫知所出及薨帝常思見之遂爲通替棺欲見輒引替觀屍如此積日形色不異追贈貴妃諡曰宣及葬給輜輶車虎賁班劍鑾輅九旒黃屋左纛前後部羽葆鼓吹上自於南掖門臨過喪車悲不自勝左右莫不掩泣上痛愛不已精神罔罔頗廢政事每寢先於靈牀酌奠酒飲之旣而慟哭不能自反又諷有司奏曰據春秋仲子非魯惠公元嫡尙得考別宮今貴妃蓋天秩之崇班理應創新乃立別廟於都下時有巫者能見鬼說帝言貴妃可致帝大喜令召之有少頃果於帷中見形如平生帝欲與之言默然不對將執手奄然便歇帝尤嘆恨於是擬李夫人賦以寄意焉謝莊作哀策文奏之帝臥覽讀起坐流涕曰不謂當今復有此才都下傳寫紙墨爲之貴或云貴妃是殷琰家人入義宣家義宣敗入宮云

前廢帝何皇后諱令婉廬江灣人也孝建三年納爲皇太子妃大明五年薨于東宮徽光殿諡曰獻妃廢帝卽位追崇曰獻皇后明帝踐阼遷后與廢帝合葬龍山北后父瑀字幼玉晉尙書左僕射澄曾孫也瑀尙武帝少女豫康長公主諱次男公主先適徐喬美容色聰敏有智數文帝世禮待特隆瑀豪競於時與平昌孟靈休東海何勗等並以輿馬相尙公主與瑀情愛隆密何氏疎戚莫不霑被恩禮瑀位右衛將軍主薨瑀墓開孝武追贈瑀金紫光祿大夫子邁尙文帝第十女新蔡公主諱英媚邁少以貴戚居顯官好犬馬馳逐多聚才力士位南濟陰太守廢帝納公主於後宮僞言薨殞殺一婢送出邁第殯葬行喪禮常疑邁有異圖邁亦招聚同志欲因行廢立事覺見誅明帝卽位追封建寧縣侯瑀兄子衍性躁動位黃門郎拜竟求司徒司馬得司馬復求太子右率拜一二日復求侍中旬日之間求進無已不得侍中以怨罵賜死

明恭王皇后諱貞風琅邪臨沂人也初拜淮陽王妃明帝改封又爲湘東王妃生晉陵長公主伯姒建安長公主伯鸞明帝卽位立爲皇后上嘗宮內大集而裸婦人觀之以爲歡笑后以扇鄣面獨無所言帝怒曰外舍家寒乞令共作笑樂何獨不視后曰爲樂之事其方自多豈有姑姊妹集聚而裸婦人形體以此爲樂外舍爲歡適與此不同帝大怒令后起后兄揚州刺史景文以此事語從舅陳郡謝綽曰后在家爲

傳弱婦人不知今段遂能剛正如此廢帝卽位尊爲皇太后宮曰弘訓廢帝失德太后每加勗譬始猶見順後狂慝稍甚太后嘗賜帝玉柄毛扇帝嫌毛扇不華因此欲加耽害令太醫煮藥左右止之曰若行此事官便作孝子豈得出入狹獮帝曰汝語大有理乃止順帝卽位齊高帝執權宗室劉晁劉綽卜伯興等有異志太后頗與相關順帝禪位太后與帝遜于東邸因遷居丹陽宮拜汝陰王太后順帝殂于丹陽更立第都下建元元年薨于第追加諡葬以宋禮后父僧朗別有傳

後廢帝陳太妃諱妙登丹陽建康屠家女也孝武嘗使尉司采訪人間子女有姿色者太妃家在建康縣居有草屋兩三間上出行問尉曰御道那得此草屋當由家貧賜錢二萬令起瓦屋尉自送錢與之家人並行唯太妃在家時年十二三尉見其美卽以白孝武於是迎入宮在路太后房內經二年再呼不見幸太后因言於上以賜明帝始有寵一年衰歇以賜李道兒尋又迎還生廢帝先是人間言明帝不男故皆呼廢帝爲李氏子廢帝後每微行自稱李將軍或自謂李統明帝卽位拜貴妃秩同皇太子廢帝踐阼有司奏上尊號曰皇太妃與服一如晉孝武李太妃故事宮曰弘化置家令一人改諸國太妃曰太姬昇明初降爲蒼梧王太妃

後廢帝江皇后諱簡珪濟陽考城人也太始五年明帝訪太子妃而雅信小數名家女多不合江氏雖爲

華族而后父祖並已亡弟又弱小以下筮吉故爲太子納之六年拜皇太子妃諷朝士州郡皆令獻物多者將直百金始興太守孫奉伯止獻琴書其外無餘物上大怒封藥賜死既而原之太子卽帝位立爲皇后帝既廢降后爲蒼梧王妃祖智深自有傳

順陳太妃諱法容丹陽建康人也明帝素肥晚年廢疾不能內御諸弟姬人有懷孕者輒取以入宮及生男皆殺其母而與六宮所愛者養之順帝桂陽王休範子也以陳昭華爲母明帝崩昭華拜安成王太妃順帝卽位進爲皇太妃順帝禪位去皇存太妃之號

順謝皇后諱梵境陳郡陽夏人右光祿大夫莊之孫也父颺車騎功曹昇明二年立爲皇后順帝禪位降爲汝陰王妃祖莊自有傳

齊宣孝陳皇后諱道止臨淮東陽人魏司徒矯之後也后家貧少勤織作家人矜其勞或止之后終不改嫁于宣帝宣帝庶生子衡陽元王道度始安貞王道生后生高帝高帝年二歲乳人乏乳后夢人以兩甌麻粥與之覺而乳驚因此豐足宣帝從任在外后常留家有相者謂后曰夫人有貴子而不見之后歎曰我三子誰當應之呼高帝小字曰政應是汝耳宣帝殂後后親執勤婢使有過皆恕而不問高帝雖從宦而家業本貧爲建康令時明帝等冬月猶無繡纈而奉膳甚厚后每撤去兼肉曰於我過足矣殂于縣會

昇明二年追贈竟陵公國太夫人齊國建爲齊國太妃並璽印畫青綬祠以太牢建元元年追尊孝皇后贈外祖父肇之金紫光祿大夫諡敬侯后母胡氏爲永昌縣靖君永明九年詔太廟四時祭宣皇帝薦起麵餅鴨臠孝皇后薦笋鴨卵脯醬炙白肉高皇帝薦肉膾菹羹昭皇后薦茗糲炙魚並生平所嗜也

高昭劉皇后諱智容廣陵人也祖玄之父壽之並員外郎后母桓氏夢吞玉勝生后時有紫光滿室以告壽之壽之曰恨非是男桓笑曰雖女亦足興家矣后寢臥見有羽蓋蔭其上家人試察之常見其上掩覆如似雲氣年十七裴方明爲子求婚酬許已定后夢見先有迎車至猶如常家迎法后不肯去次有迎至龍旂豹尾有異於常后喜而從之旣而與裴氏不成婚竟嬪于上嚴整有軌度造次必依禮法生太子及豫章王疑太子初在孕后嘗歸寧遇家奉祠爾日陰晦失曉舉家狼狽共營祭食后助炒胡麻始復內薪未及索火火便自然宋泰豫元年殂歸葬先帝墓側則泰安陵也門生王清與墓工始下插有白兔跳起尋之不得及墳成兔還栖其上昇明二年贈竟陵公國夫人三年贈齊國妃印綬齊建元元年母諡昭皇后二年贈后父壽之金紫光祿大夫母桓氏上虞都鄉君

武穆裴皇后諱惠昭河東聞喜人也祖封之給事中父璣之左軍參軍后少與豫章王妃庾氏爲姊妹庾氏勤女工奉事高昭后恭謹不倦后不能及故不爲舅姑所重武帝亦薄焉性剛嚴竟陵王子良妃袁氏

布衣時有過后加訓罰昇明三年爲齊世子妃建元元年爲皇太子妃二年后薨諡穆妃葬休安陵時議欲立石誌王儉曰石誌不出禮起宋元嘉中顏延之爲王球石誌素族無銘策故以紀行自爾以來共相祖習儲妃之重禮絕恆例既有哀策不煩石誌從之武帝卽位追尊皇后贈父璣之金紫光祿大夫后母檀氏餘杭廣昌鄉元君舊顯陽昭陽二殿太后皇后所居也永明中無太后皇后羊貴嬪居昭陽殿西范貴妃居昭陽殿東寵姬荀昭華居鳳華栢殿宮內御所居壽昌畫殿南閣置白鸞鼓吹二部乾光殿東西頭置鍾磬兩廂皆宴樂處也上數游幸諸苑圍載宮人後從車宮內深隱不聞端門鼓漏聲置鐘於景陽樓上應五鼓及三鼓宮人聞鍾聲早起莊飾車駕數幸琅邪城宮人常從早發至湖北埭雞始鳴故呼爲雞鳴埭婦人吳郡韓蘭英有文辭宋孝武時獻中興賦被賞入宮宋明帝時甚爲宮中職僚及武帝以爲博士教大宮書學以其年多識呼爲韓公云

文安王皇后諱寶明琅邪臨沂人也祖韶之吳興太守父暉之太宰祭酒宋世高帝爲文惠太子納后建元元年爲南郡王祀四年爲皇太子妃無寵太子宮人製新麗衣裳及首飾而后牀帷陳故古舊釵纒十餘枚永明十一年爲皇太孫太妃鬱林卽位尊爲皇太后稱宣德宮置男左右三十人前代所未有也贈后父暉之金紫光祿大夫母桓氏豐安縣君其年十二月備法駕謁太廟明帝卽位出居鄱陽王故第爲

宣德宮永元三年梁武帝定建鄴迎入宮后稱制至禪位遜居外宮梁天監十一年薨葬崇安陵謚曰安
后祖韶之自有傳

鬱林王何妃諱婧英廬江潯人撫軍將軍戡女也初將納爲南郡王妃文惠太子嫌戡無男門孤不欲與
昏王儉以南郡王妃便爲將來外戚唯須高胄不須強門今何氏蔭華族弱寔允外戚之義永明三年乃
成昏妃稟性淫亂南郡王所與無賴人游妃擇其美者皆與交歡南郡王侍書人馬澄年少色美甚爲妃
悅常與鬪腕較力南郡王以爲歡笑澄者本剡縣寒人嘗於南岸逼略人家女爲秣陵縣所錄南郡王語
縣散遣之澄又逼求姨女爲妾姨不與澄詣建康令沈微爭訟之微爭曰姨女可爲婦不可爲妾澄曰僕
父爲給事中門戶旣成姨家猶是寒賤政可爲妾耳微爭訶而遣之十一年爲皇太孫妃又有女巫子楊
珉之亦有美貌妃尤愛悅之與同寢處如伉儷及太孫卽帝位爲宣后封后嫡母劉爲高昌縣都鄉君所
生母宋爲餘杭廣昌鄉君后將拜鏡在牀無因墮地其冬與太后同日謁太廟楊珉之爲帝所幸常居中
侍明帝爲輔與王曇徐孝嗣王廣之並面請不聽又令蕭誕坦之固請皇后與帝同席坐流涕覆面謂坦
之曰楊郎好年少無罪過何可枉殺坦之耳語於帝曰此事別有一意不可令人聞帝謂皇后爲阿奴曰
阿奴慙去坦之乃曰外間並云楊珉之與皇后有異情形聞遐邇帝不得已乃爲敕坦之馳報明帝卽令

建康行刑而果有赦原之而珉之已死后既淫亂又與帝相愛襲故帝恣之又迎后親戚入宮嘗賜人百數十萬以武帝曜靈殿處后家屬帝廢后貶爲王妃父戡自有傳

海陵王王妃諱韶明琅邪臨沂人太常慈之女也永明八年納爲臨沂公夫人鬱林王卽位爲新安王妃延興元年爲皇后其年降爲海陵王妃妃父慈自有傳

明敬劉皇后諱惠端彭城人光祿大夫道弘孫也高帝爲明帝納之建元三年除西昌侯夫人永明七年卒葬江乘縣張山延興元年贈宣城王妃明帝卽位追尊敬皇后贈父通直郎景猷爲金紫光祿大夫母王氏平陽鄉君明帝崩改葬祔于興安陵

東昏褚皇后諱令璩河南陽翟人太常澄之女也建武二年納爲皇太子妃而無寵帝謂左右曰若得如山陰主無恨矣山陰主明帝長女也後遂與之爲亂明年妃謁敬后廟東昏卽位爲皇后帝寵潘妃后不被遇黃淑儀生太子誦而卒東昏廢后及誦並爲庶人后父澄自有傳

和玉皇后諱蘇華琅邪臨沂人太尉儉之孫也初爲隨王妃中興元年爲皇后帝禪位后降爲妃妃祖儉自有傳

南史卷十一考證

后妃傳敘淑妃舊擬九棘以淑爲溫恭之稱○棘各本訛繇查字書繇同棘亦从束不從來今改正

宋孝穆趙皇后傳葬晉陵丹徒縣東鄉練壁里雲山○練一本作練壁一本作壁

武敬滅皇后傳封永陵平鄉君○監本訛作遷陵永平鄉君今从宋書改正

文元袁皇后○元監本訛帝今从目錄改正

前廢帝何皇后傳瑀尙武帝少女豫康公主諱次男○凡公主之名皆不書諱獨本傳此處與下文邁尙

文帝第十女新蔡公主諱英媚各衍一諱字

齊宣孝陳皇后傳並蜜印畫青綬祠以太牢○南本蜜作齋畫作書

武穆裴皇后傳上數游幸諸苑囿載宮人後從車宮內深隱不聞端門鼓漏聲○一本後作從宮內作置

內

海陵王王妃傳諱韶○韶閣本作昭

南史卷十一考證

唐

李

延

壽

祺

列傳第二

后妃下

梁文獻張皇后

武德郗皇后

武丁貴嬪

武阮脩容

簡文王皇后

元徐妃

敬夏太后

敬王皇后

陳武宣章皇后

文沈皇后

廢帝王皇后

宣柳皇后

後主沈皇后

張貴妃

梁文獻張皇后諱尚柔范陽方城人也父穆之娶文帝從姑而生后后以宋元嘉中嬪於文帝生長沙宣武王懿承陽昭王數次生武帝方孕忽見庭前葛蒲花光彩非常驚報侍者皆云不見后曰常聞見葛蒲花者當富貴因取吞之是月生武帝將產之夕后見庭內若有衣冠陪列焉次生衡陽宣王暢義興昭長公主令嫗后宋泰始七年殂於秣陵縣同夏里舍葬晉陵武進縣東城里山天監元年五月甲辰追上尊號為皇后諡曰文獻穆之字思靜晉司空華六世孫也少方雅有識鑒初為員外散騎侍郎深被始興王

潞引納穆之璽其禍萌求爲交趾太守政有異績宋文帝將以爲交州刺史會病卒子弘籍字真藝齊初爲鎮西參軍卒於官梁武踐阼追贈穆之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贈弘籍廷尉卿弘籍無子從弟弘策以子繼嗣別有傳

武德郡皇后諱徽高平金鄉人也祖紹宋國子祭酒領東海王師父暉太子舍人早卒后母宋文帝女尋陽公主也方娠夢當生貴子及后生有赤光照室器物盡明家人怪之巫言此女光高將有所妨乃於水濱祓除之后幼明慧善隸書讀史傳女工之事無不閑習宋後廢帝將納爲后齊初安陸王緬又欲結婚郡氏並辭以女疾乃止齊建元末嬪于武帝生永興公主玉姚永世公主玉婉永康公主玉嬈及武帝爲雍州刺史殂于襄陽官舍年三十二其年歸葬南徐州南東海武進縣東城里山中興二年武帝爲梁公齊帝詔贈后爲梁公妃及武帝踐阼追崇爲皇后諡曰德陵曰脩陵后父暉贈金紫光祿大夫后酷妬忌及終化爲龍入于後宮通夢於帝或見形光彩照灼帝體將不安龍輒激水騰涌於露井上爲殿衣服委積常置銀鹿盧金瓶灌百味以祀之故帝卒不置后

武丁貴嬪諱令光譙國人也祖父從官襄陽因居沔北五女村寓於劉惠明廡下貴嬪生於樊城初產有神光之異紫氣滿室故以光爲名相者云當大貴少時與鄰女月下紡績諸女並患蚊蝨貴嬪弗之覺也

鄉人魏益德將聘之未及成而武帝鎮樊城嘗登樓以望見漢濱五采如龍下有女子擊統則貴嬪也又
丁氏因人以相者言聞之於帝帝贈以金環納之時年十四貴嬪生而有赤痣在左臂療之不滅又體多
疣子至是無何並失所在德后酷忌遇貴嬪無道使日春五斛春每中程若有助者被遇雖嚴益小心祇
敬嘗於供養經案側髣髴若見神人心獨異之天監元年五月有司奏爲貴人未拜其年八月又奏初貴
嬪居顯陽殿及太子定位有司奏曰皇太子副貳宸極率土咸執吏禮旣盡禮皇儲則所生不容無敬王
侯妃主常得通信問者及六宮三夫人雖與貴嬪同列並應以敬皇太子之禮敬貴嬪宋元嘉中始興武
陵國臣並以吏敬敬王所生潘淑妃路淑媛貴嬪於宮臣雖非小君其義不異與宋秦豫朝議百官以吏
敬敬帝所生事義政同謂宮僚施敬宜同吏禮詣神虎門奉牋致謁年節稱慶亦同如此且儲妃作配率
由盛則以婦踰姑彌乖從序謂貴嬪典章一與太子不異於是貴嬪備典章禮數同乎太子言則稱令貴
嬪性仁恕及居宮接馭自下皆得其歡心不好華飾器服無珍麗未嘗爲親戚私謁及武帝弘佛教貴嬪
長進蔬膳受戒日甘露降于殿前方一丈五尺帝所立義皆得其指歸尤精淨名經普通七年十一月庚
辰薨移殯於東宮臨雲殿時年四十二詔吏部郎張纘爲哀冊文有司奏諡曰穆葬寧陵耐于小廟簡文
卽位追崇曰太后貴殯父道遷天監初爲歷陽太守廬陵威王之生武帝謂之曰賢女復育一男答曰莫

道猪狗子世人以爲笑後位兗州刺史宣城太守

文宣阮太后諱令羸會稽餘姚人也本姓石初齊始安王遙光納焉遙光敗入東昏宮建康城平爲武帝采女在孕夢龍罩其牀天監六年八月生元帝于後宮是日大赦尋拜爲脩容賜姓阮氏嘗隨元帝出藩大同六年六月薨于江州正寢時年六十七其年十一月歸葬江寧縣通望山諡曰宣元帝卽位有司奏追崇爲文宣太后還祔小廟承聖二年追贈太后父齊故奉朝請石靈寶散騎常侍左衛將軍封武康縣侯母陳氏武康侯夫人

簡文王皇后諱靈寶琅邪臨沂人也祖儉齊太尉南昌文憲公父騫金紫光祿大夫南昌安侯后幼而柔明叔父暕見之曰吾家女師也天監十一年拜晉安王妃生哀太子大器南郡王大連長山公主妙曆大通三年十月拜皇太子妃太清三年三月薨于永福省時年四十五其年簡文卽位追崇爲皇后諡曰簡大寶元年九月葬莊陵

元帝徐妃諱昭佩東海郟人也祖孝嗣齊太尉枝江文忠公父緄侍中信武將軍妃以天監十六年十二月拜湘東王妃生世子方等益昌公主含貞妃無容質不見禮帝三二年一入房妃以帝眇一目每知帝將至必爲半面粧以俟帝見則大怒而出妃性嗜酒多洪醉帝還房必吐衣中與荊州後堂瑤光寺智達

道人秘通酷妬忌見無寵之妾便交杯接坐纔覺有娠者即手加刀刃帝左右暨季江有姿容又與淫通季江每嘆曰栢直狗雖老猶能獵蕭溧陽馬雖老猶駿徐娘雖老猶尙多情時有賀徽者美色妃要之於普賢尼寺書白角枕爲詩相贈答旣而貞惠世子方諸母王氏寵愛未幾而終元帝歸咎於妃及方等死愈見疾太清三年遂逼令自殺妃知不免乃透井死帝以屍還徐氏謂之出妻葬江陵瓦官寺帝制金樓子述其淫行初妃嫁夕車至西州而疾風大起發屋折木無何雪霰交下帷簾皆白及長還之日又大雷震西州廳事兩柱俱碎帝以爲不祥後果不終婦道

敬夏太后會稽人也普通中納于湘東王宮生敬帝承聖元年冬拜晉安王國太妃紹泰元年尊爲太后明年冬降爲江陰國太妃

敬王皇后琅邪臨沂人也承聖元年十一月拜晉安王妃紹泰元年十月拜皇后明年降爲江陰王妃父愈自有傳

陳武宣章皇后諱要兒吳興烏程人本姓鈕爰景明爲章氏所養因改姓焉后母蘇嘗遇道士以小龜遺己光采五色曰三年有徵及期后生紫光照室因失龜所在后少聰慧美容儀手爪長五寸色並紅白每有暮功之服則一爪先折武帝先娶同郡錢仲方女早卒後乃聘后后善書計能誦詩及楚辭帝爲長城

縣公后拜夫人永定元年立爲皇后追贈后父梁散騎侍郎景明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拜后母蘇安吉縣君二年安吉君卒與后父葬吳興明年追封后父爲廣德縣侯諡曰溫武帝崩后與中書舍人蔡景歷定計祕不發喪時衡陽獻王昌未至召文帝及卽位尊后爲皇太后宮曰慈訓廢帝卽位后爲太皇太后光大二年后下令黜廢帝爲臨海王命宣帝嗣立大建元年復爲皇太后二年三月丙申崩于紫極殿時年六十五遺令喪事並從儉約諸饋奠不用牲牢其年四月羣臣上諡曰宣祔葬萬安陵后親屬無在朝者惟本族兄鈕治官至中散大夫

文沈皇后諱妙容吳興武康人也父法深梁安前中錄事參軍后年十歲餘以梁大同中歸于文帝武帝之討侯景文帝時在吳興及后並被收景平乃獲免武帝踐阼后爲臨川王妃文帝卽位爲皇后追贈后父法深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封建城縣侯諡曰恭追贈后母高爲綏安縣君諡曰定廢帝卽位尊后爲皇太后宮曰安德時宣帝與僕射到仲舉舍人劉師知等並受遺輔政師知與仲舉恆居禁中參決衆事而宣帝爲揚州刺史與左右三百人入居尙書省師知忌宣帝權重矯敕令還東府理州務宣帝將出毛喜止帝曰今若出外便受制於人如曹爽願作富家公不可得也宣帝乃稱疾召師知留與語使毛喜先入言之於后后曰今伯宗年幼政事並委二郎此非我意喜又言於廢帝廢帝曰此自師知等爲非朕意

也喜出報宣帝帝因囚師知自入見后及帝極陳師知之短仍自草敕請畫以師知付廷尉其夜於獄賜死自是政歸宣帝后憂悶計無所出乃密賂宦者蔣裕令誘建安人張安國使據郡反冀因此圖帝安國事發被誅時后左右近侍頗知其事恐連逮黨與並殺之宣帝卽位以后爲文皇后陳亡入隋大業初自長安歸于江南頃之卒后兄欽襲爵建城侯位尙書左僕射欽素無伎能奉己而已卒諡曰成子觀嗣頗有學識官至御史中丞

廢帝王皇后琅邪臨沂人也天嘉元年爲皇太子妃廢帝卽位立爲皇后廢帝爲臨海王后廢爲妃至德中薨后生臨海嗣王至澤至澤光大元年爲皇太子大建元年襲封臨海嗣王陳亡入長安后父固自有傳

宣柳皇后諱敬言河東解縣人也曾祖世隆祖憚父偃並有傳后九歲幹理家事有若成人侯景之亂后與弟盼往江陵依梁元帝帝以長城公主故待遇甚厚以配宣帝承聖二年后生後主於江陵及魏尅江陵宣帝遷于關右后與後主俱留穰城天嘉二年與後主還朝后爲安成王妃宣帝卽位立爲皇后后美姿容身長七尺二寸手垂過膝初宣帝居鄉里先娶吳興錢氏及卽位拜貴妃甚有寵后傾心下之每尙方供奉物其上者皆推於貴妃而已御其次焉宣帝崩始興王叔陵爲亂後主賴后與吳媼救而獲免後

主卽位尊后爲皇太后宮曰弘範是時新失淮南地隋師臨江又國遭大喪後主患創不能聽政其誅叔陵供大行喪事邊境防守及百司衆務雖假後主之敕實皆決之於后後主創愈乃歸政焉后性謙謹未嘗以宗族爲請雖衣食亦無所分遺陳亡入長安隋大業十二年薨於東都年八十三葬于洛陽之芒山後主沈皇后諱婺華吳興武康人也父君理自有傳后母卽武帝女會稽穆公主早亡時后尙幼而毀瘠過甚及服畢每歲時朔望恆獨坐涕泣哀動左右內外敬異焉大建二年拜爲皇太子妃後主卽位立爲皇后后性端靜有識量寡嗜欲聰敏強記涉獵經史工書翰後主在東宮而后父君理卒居憂處別殿哀毀逾禮後主遇后旣薄而張貴妃有寵總後宮之政后澹然未嘗有所忌怨而身居儉約衣服無錦繡之飾左右近侍纔百許人唯尋閣圖史及釋典爲事嘗遇歲旱自暴而誦佛經應時雨降無子養孫姬子盾爲己子數上書諫爭後主將廢之而立張貴妃會國亡不果乃與後主俱入長安及後主薨后自爲哀辭文甚酸切隋煬帝每巡幸恆令從駕及煬帝被殺后自廣陵過江於毗陵天靜寺爲尼名觀音貞觀初卒張貴妃名麗華兵家女也父兄以織席爲業後主爲太子以選入宮時龔貴嬪爲良娣貴妃年十歲爲之給使後主見而悅之因得幸遂有娠生太子深後主卽位拜爲貴妃性聰慧甚被寵遇後主始以始興王叔陵之亂被傷臥于承香殿時諸姬並不得進唯貴妃侍焉而柳太后猶居栢梁殿卽皇后之正殿也而

沈皇后素無寵於後主不得侍疾別居求賢殿至德二年乃於光昭殿前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高數十丈並數十間其窗牖壁帶縣楣欄檻之類皆以沉檀香爲之又飾以金玉間以珠翠外施珠簾內有寶牀寶帳其服玩之屬瑰麗皆近古未有每微風暫至香閣數里朝日初照光映後庭其下積石爲山引水爲池植以奇樹雜以花藥後主自居臨春閣張貴妃居結綺閣龔孔二貴嬪居望仙閣並複道交相往來又有王季二美人張薛二淑媛袁昭儀何婕妤江脩容等七人並有寵遞代以游其上以宮人有文學者袁大捨等爲女學士後主每引賓客對貴妃等游宴則使諸貴人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新詩互相贈答采其尤豔麗者以爲曲調被以新聲選宮女有容色者以千百數令習而歌之分部迭進持以相樂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其略云璧月夜夜滿瓊樹朝朝新大抵所歸皆美張貴妃孔貴嬪之容色張貴妃髮長七尺鬢黑如漆其光可鑑特聰慧有神彩進止閑華容色端麗每瞻視眄睇光彩溢目照映左右嘗於閣上覲粧臨于軒檻宮中遙望飄若神仙才辯強記善候人主顏色薦諸宮女後宮咸德之競言其善又工厭魅之術假鬼道以惑後主置淫祀於宮中聚諸女巫使之鼓舞時後主怠於政事百司啟奏並因宦者蔡臨兒李善度進請後主倚隱囊置張貴妃於膝上共決之李蔡所不能記者貴妃並爲疏條無所遺脫因多訪外事人間有一言一事貴妃必先知白之由是益加寵異冠絕後庭而後宮之家不遵法度

有絀於理者但求恩於貴妃貴妃則令李蔡先啟其事而後從容爲言之大臣有不從者因而譖之言無不聽於是張孔之權熏灼四方內外宗族多被引用大臣執政亦從風而靡關宦便佞之徒內外交結轉相引進賄賂公行賞罰無常綱紀殫亂矣及隋軍尅臺城貴妃與後主俱入井隋軍出之晉王廣命斬之於青溪中

論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故聖人順于人情而爲之度王宮六列士室二等皆隨事升降以立節文若夫義爲闡闢政刑邦國古先哲王有以之致化矣夫后妃專夕配以德升姬嬙並御進非色幸欲使情有覃被愛罔偏流專貞內表妖蠱外息乃可以輔興君德變理陰政宋氏因晉之舊典聘納有方倪天作儷必四岳之後自元嘉以降內職稍繁所選止於軍署徵引極乎厮卑非若晉氏采釋濫及冠冕者焉而愛止帷房權無外授戚屬餽賚歲時不過肴漿斯爲美矣及文帝之傾惑潘嫗謀及婦人大明之淪沒殷姬並后匹嫡其爲喪敗亦已甚矣齊氏孝昭二后並有賢明之訓惜乎早世不得母臨萬國有婦人焉空慕周典禎符顯瑞徒萃徽名高皇受命宮禁貶約衣不文繡色無紅采承菴貧空有同素室武帝嗣位運藉休平壽昌前興鳳華晚構香栢文檀花梁繡柱雕金鏤寶照燭房帷趙瑟吳趨承閑奏曲事由私蓄無損國儲明帝統業矯情儉陋奉己之制曾莫云改東昏喪道侈風大扇哲婦傾城同符殷夏可以垂誠其

在斯乎梁武志在約己示存宮掖雖貴嬪之徽華早著誕育元良唯見崇重無聞正位徐妃無行其殲滅也宜哉陳武撫茲歸運奄開帝業若夫儷天作則燮隆王化則宣太后其懿焉文宣宮壺無聞於喪德後主嗣業實敗于椒房既曰牝晨亦唯家之索也

南史卷十二



南史卷十二考證

武丁貴嬪傳貴嬪生而有赤痣在左臂○痣南本作誌

元帝徐妃傳東海郟人也○郟梁書作剡又下文蕭深陽馬雖老猶駿句深訛深今改正

敬夏太后傳拜晉安王國太妃○監本脫太字今从南本增入

張貴妃傳共賦新詩互相贈答○監本缺贈字今增入

南史卷十二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三

宋宗室及諸王上

長沙景王道憐

臨川烈武王道規

鮑照

營浦侯遵考

從子季連

武帝諸子

長沙景王道憐宋武帝中弟也謝琰為徐州命為從事史武帝尅京城及平建鄴道憐常留侍太后後以軍功封新渝縣男從武帝征廣固所部獲慕容超以功改封竟陵縣公及討司馬休之道憐監太尉留府事江陵平為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荊州刺史護南蠻校尉加都督北府文武悉配之道憐素無才能言音甚楚舉止多諸鄙拙畜聚常若不足去鎮日府庫為空徵拜司空徐兗二州刺史加都督出鎮京口武帝受命遷太尉封長沙王先是廬陵王義真為揚州刺史太后謂上曰道憐汝布衣兄弟宜用為揚州上曰寄奴於道憐豈有所惜揚州根本所寄事務至重非道憐所了太后曰道憐年五十豈不如十歲子邪上曰車士雖為刺史事無大小皆由寄奴道憐年長不親其事於聽望不足太后乃無言竟不授承初三年薨加贈太傅葬禮依晉太宰安平王孚故事鸞路九旒黃屋左纛輜車挽歌二部前後羽葆鼓吹

虎賁班劍百人文帝元嘉九年詔故太傅長沙景王故大司馬臨川烈武王故司徒南康文宣公劉穆之
開府儀同三司華容縣公王弘開府儀同三司永修縣公檀道濟故青州刺史龍陽縣公王鎮惡並勒功
天府配祭廟庭道憐子義欣嗣位豫州刺史鎮壽陽境內畏服道不拾遺遂爲盛藩強鎮薨贈開府儀同
三司諡曰成王子悼王瑾嗣傳爵至子齊受禪國除瑾弟韞字彥文位雍州刺史侍中領右衛將軍領軍
將軍昇明二年被齊高帝誅韞人才凡鄙特爲明帝所寵在湘州雍州使善畫者圖其出行鹵簿羽儀常
自披翫嘗以圖示征西將軍蔡興宗興宗戲之陽若不解畫者指韞形問之曰此何人而在輿韞曰政是
我其庸鄙類如此韞弟述字彥思亦甚庸劣從子俱疾危篤父彥節母蕭對之泣述嘗候之使命左右取
酒肉令俱進之皆莫知其意或問焉答曰禮云有疾飲酒食肉述又嘗新有緦慘或詣之問其母安否述
曰惟有愁懣次訪其子對曰所謂父子聚麀蓋謂麀爲憂也義欣弟義融封桂陽縣侯邑千戶凡王子爲
侯食邑皆千戶義融位五兵尚書領軍有質幹善於用短卒諡恭侯子孝侯覬嗣無子弟襲以子晃繼襲
字茂德性庸鄙爲郢州刺史暑月露禪上聽事時綱紀政伏閤怪之訪問乃知是襲義融弟義宗幼爲武
帝所愛字曰伯奴封新渝縣侯位太子左衛率坐門生杜德靈放橫打人入義宗第蔽隱免官德靈以姿
色故義宗愛寵之義宗卒於南兗州刺史諡曰惠侯子懷珍嗣無子弟彥節以子承繼彥節少以宗室清

謹見知孝武時其弟遐坐通嫡母殷氏養女雲敷殷每禁之及殷亡口血出衆疑遐行毒害孝武使彥節從弟祇諷彥節啟證其事彥節曰行路之人尙不應爾今日廼可一門同盡無容奉敕衆以此稱之後廢帝卽位累遷尙書左僕射參選元徽元年領吏部加兵五百人桂陽王休範爲逆中領軍劉劭出守石頭彥節權兼領軍將軍所給加兵自隨入殿封當陽侯與齊高帝袁粲褚彥回分日入直平決機事遷中書令加撫軍將軍及帝廢爲蒼梧王彥節出集議於路逢從弟韞韞問曰今日之事故當歸兄邪彥節曰吾等已讓領軍矣韞搥胸曰兄肉中詎有血邪今年族矣齊高帝聞而惡之順帝卽位轉尙書令時齊高帝輔政彥節知運祚將遷密懷異圖及沈攸之舉兵齊高入屯朝堂袁粲鎮石頭潛與彥節及諸大將黃回等謀夜會石頭詰旦乃發彥節素怯騷擾不自安再晡後便自丹陽郡車載婦女盡室奔石頭臨去婦蕭氏強勸令食彥節歔歔寫胸中手振衣自禁其主簿丁靈衛聞難卽入語左右曰今日之事難以取濟但我受劉公厚恩義無二情及至見粲粲驚曰何遽便來事今敗矣彥節曰今得見公萬死何恨從弟韞直省內與直閣將軍卜伯興謀其夜共攻齊高帝會彥節事覺秣陵令劉寶建康令劉遐密告齊高帝高帝夜使驍騎將軍王敬則收殺之伯興亦遇害粲敗彥節踰城走於鍾檐湖見禽被殺彥節子俱嘗賦詩云城上草植根非不高所恨風霜早時咸云此爲祇句事敗俱與弟骸剃髮被法服向京口於客舍爲人識

執於建康獄盡殺之彥節既貴士子自非三署不得上方楊時人以此少之其妻蕭思話女也常懼禍敗每謂曰君富貴已足故應爲兒作計彥節不從故及禍彥節弟遐字彥道爲嫡母殷暴亡有司糾之徙始安郡後得還位吳郡太守至是亦見誅遐人才甚凡自諱名有同主諱常對客曰孝武無道見枉殺母其頑駭若此及彥節當權遐累求方伯彥節曰我在事而用汝作州於聽望不足遐曰富貴則言不可相關從坐之日得免不至是果死義宗弟義賓封興安侯位徐州刺史卒諡曰肅侯義賓弟義棊封營道縣侯凡鄙無識始興王濬嘗謂曰陸士衡詩云營道無烈心其何意苦阿父如此義棊曰下官初不識士衡何忽見苦其庸塞皆然位湘州刺史諡僖侯

臨川烈武王道規字道則武帝少弟也儻有大志預謀誅桓玄時桓弘鎮廣陵以爲征虜中兵參軍武帝尅京城道規亦以其日與劉毅孟昶斬弘玄敗走道規與劉毅何無忌追破之無忌欲乘勝追玄直造江陵道規曰諸桓世居西楚羣小皆爲竭力桓振勇冠三軍且可頓兵以計策縻之無忌不從果爲振敗乃退還尋陽繕舟甲復進遂平巴陵江陵之平道規推毅爲元功無忌爲次自居其末以起義勳封華容縣公累遷領護南蠻校尉荊州刺史加都督善於刑政士庶畏而愛之盧循寇逼建鄴道規遣司馬王鎮之及揚武將軍檀道濟廣武將軍到彥之等赴援朝廷至尋陽爲循黨荀林所破林乘勝伐江陵聲言徐

道覆已尅建鄴而桓謙自長安入蜀譙縱以謙爲荊州刺史與其大將譙道福俱寇江陵道規乃會將士告之曰吾東來文武足以濟事欲去者不禁因夜圍城門衆咸懼服莫有去者雍州刺史魯宗之自襄陽來赴或謂宗之未可測道規乃單車迎之衆咸感悅衆議欲使檀道濟到彥之共擊荀林等道規曰非吾自行不決乃使宗之居守委以心腹率諸將大敗謙斬之諮議劉遵追荀林斬之巴陵初謙至枝江江陵士庶皆與謙書言城內虛實道規一皆焚燒衆乃大安徐道覆奄至破冢魯宗之已還襄陽人情大震或傳循已尅都道覆上爲刺史江漢士庶感其焚書之恩無復二志道規使劉遵爲游軍拒道覆前驅失利道規壯氣愈厲遵自外橫擊大破之初使遵爲游軍衆咸言不宜割見力置無用之地及破道覆果得游軍之力衆乃服焉遵字慧明淮南海西人道規從母兄也位淮南太守追封監利縣侯道規進號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改授豫州以疾不拜義熙八年薨于都贈司徒諡曰烈武進封南郡公武帝受命贈大司馬追封臨川王無子以長沙景王第二子義慶嗣初文帝少爲道規所養武帝命紹焉咸以禮無二繼文帝還本而定義慶爲後義慶爲荊州廟主當隨往江陵文帝下詔褒美勳德及慈蔭之重追崇丞相加殊禮鸞路九旒黃屋左纛給節鉞前後部羽葆鼓吹虎賁班劍百人及長沙太妃檀氏臨川太妃曹氏後薨葬皆準給義慶幼爲武帝所知年十三襲封南郡公永初元年襲封臨川王元嘉中爲丹陽尹有

百姓黃初妻趙殺子婦遇赦應避孫讎義慶議以爲周禮父母之仇避之海外蓋以莫大之冤理不可奪
至於骨肉相殘當求之法外禮有過失之宥律無讎祖之文况趙之縱暴本由於酒論心卽實事盡荒蕪
豈得以荒蕪之王母等行路之深讎宜共天同域無虧孝道六年加尙書左僕射八年太白犯左執法義
慶懼有災禍乞外鎮文帝詔諭之以爲玄象茫昧左執法嘗有變王光祿至今平安日蝕三朝天下之至
忌管孝武初有此異彼庸主耳猶竟無佗義慶固求解僕射乃許之九年出爲平西將軍荊州刺史加都
督荊州居上流之重資實兵甲居朝廷之半故武帝諸子徧居之義慶以宗室令美故特有此授性謙虛
始至及去鎮迎送物並不受十二年普使內外羣臣舉士義慶表舉前臨汝令新野庾實前徵奉朝請武
陵龔祈處士南郡師覺授義慶留心撫物州統內官長親老不隨在官舍者一年聽三吏餉家先是王弘
在江州亦有此制在州八年爲西土所安撰徐州先賢傳十卷奏上之又擬班固典引爲典敘以述皇代
之美改授江州又遷南兗州刺史並帶都督尋卽本號加開府儀同三司性簡素寡嗜慾愛好文義文辭
雖不多足爲宗室之表歷任無浮淫之過唯晚節奉沙門頗致費損少善騎乘及長不復跨馬招聚才學
之士遠近必至太尉袁淑文冠當時義慶在江州請爲衛軍諮議其餘吳郡陸展東海何長瑜鮑照等並
有辭章之美引爲佐吏國臣所著世說十卷撰集林二百卷並行於世文帝每與義慶書常加意斟酌鮑

照字明遠東海人文辭贍逸嘗爲古樂府文甚道麗元嘉中河濟俱清當時以爲美瑞照爲河清頌其敘甚工照始嘗謁義慶未見知欲貢詩言志人止之曰郎位尙卑不可輕忤大王照勃然曰千載上有英才異士沉沒而不聞者安可數哉大丈夫豈可遂蘊智能使蘭艾不辯終日碌碌與燕雀相隨乎於是奏詩義慶奇之賜帛二十匹尋擢爲國侍郎甚見知賞遷秣陵令文帝以爲中書舍人上好文章自謂人莫能及照悟其旨爲文章多鄙言累句咸謂照才盡實不然也臨海王子頊爲荊州照爲前軍參軍掌書記之任子頊敗爲亂兵所殺義慶在廣陵有疾而白虹貫城野鷹入府心甚惡之因陳求還文帝許解州以本號還朝二十一年薨于都下追贈司空諡曰康王子哀王華嗣爲元凶所殺華子綽嗣昇明三年見殺國除

營浦侯遵考武帝族弟也曾祖瀉皇曾祖武原令混之弟位正員郎祖嚴海西令父攄子彭城內史始武帝諸子並弱宗室唯有遵考及北伐平定以爲并州刺史領河東太守鎮蒲坂關中失守南還再遷冠軍將軍晉帝遜位居秣陵宮遵考領兵防衛武帝初卽位封營浦縣侯元嘉中累遷靈巒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爲政嚴暴聚斂無節爲有司所糾上寢不問孝武大明中位尙書左僕射領崇憲太僕後老疾失明元徽元年卒贈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諡曰元公子澄之昇明末貴達澄之弟琨之爲竟陵王誕司

空主簿誕有寶琴左右犯其微誕罰焉琨之諫誕曰此余寶也琨之曰前哲以善人爲寶不以珠玉爲寶故王孫圉稱觀父爲楚國之寶未聞以琴瑟爲寶誕怛然不悅誕之叛以爲中兵參軍辭曰忠孝不得並理之老父在將安之乎誕殺之後贈黃門郎詔謝莊爲誄遵者從父弟思考亦官歷清顯卒於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子季連字惠續早歷清官齊高帝受禪將及誅太宰褚彥回素善之固請乃免建武中爲平西蕭遙欣長史南郡太守遙欣多招賓客明帝甚惡之季連有憾於遙欣乃密表明帝言其有異迹明帝乃以遙欣爲雍州刺史而心德季連以爲益州刺史令據遙欣上流季連父思考宋時爲益州雖無政績州人猶以義故善待之季連存問故老見父時人吏皆泣對之遂寧人龔愜累世有學行辟爲府主簿及聞東昏失德稍自驕矜性忌褊遂嚴愎酷恨土人始怨永元元年九月因聲講武遂遣中兵參軍宋買以兵襲中水纓人李託買戰不利退還州郡遂多叛亂明年十月巴西人趙續伯反奉其鄉人李弘爲聖主弘乘佛輿以五綵裹青石誑百姓云天與己玉印當王蜀季連遣中兵參軍李奉伯大破獲之將刑謂刑人曰我須臾飛去復曰汝空殺我我三月三日會更出遂斬之梁武帝平建鄴遣左右陳建孫送季連二子及弟通直郎子深喻旨季連受命修還裝武帝以西臺將鄧元起爲益州刺史元起南郡人季連爲南郡時待之素薄元起典籤朱道探者嘗爲季連府都錄無賴季連欲殺之逃免至是說元起請先使

檢校緣路奉迎及至言語不恭又歷造府州人士見器物輒奪之曰會屬人何須苦惜軍府大懼言於季連季連以爲然又惡昔之不禮元起益憤濫司馬朱士略說季連求爲巴西郡守三子爲質季連許之既而召兵算之精甲十萬臨軍歎曰據天嶮之地握此盛兵進可以匡社稷退不失作劉備欲以此安歸乎遂矯稱齊宣德皇后令復反收朱道琛殺之書報朱士略兼召涪令李膺並不受命天監元年六月元起至巴西季連遣其將李奉伯拒戰見敗季連固守元起圍之城中餓死者相枕又從而相食三年乃肉袒請罪元起遷季連于外俄而遣焉待之以禮季連謝曰早知如此豈有前日之事元起誅李奉伯送季連還都將發人莫之視唯龔愜送焉初元起在道懼事不集無以賞士之至者皆許以辟命於是受別駕中從事檄者將二千人季連既至詣闕謝罪自東掖門入數步一稽首以至帝前帝笑謂曰卿欲慕劉備而會不及公孫述豈無臥龍之臣乎赦爲庶人四年出建陽門爲蜀人藺相如所殺季連在蜀殺其父變名走建鄴至是報焉乃面縛歸罪帝壯而赦之

宋武帝七男張夫人生少帝孫修華生廬陵孝獻王義真胡婕妤生文帝王修容生彭城王義康桓美人生江夏文獻王義恭孫美人生南郡王義宣呂美人生衡陽文王義季

廬陵孝獻王義真美儀貌神情秀徹初封桂陽縣公年十二從北征及關中平武帝東遷欲留備將恐不

足固人心乃以義真爲雍州刺史加都督以太尉諮議參軍京兆王修爲長史委以關中任帝將還三秦
父老泣訴曰殘生不霽王化於今百年始覩衣冠方仰聖澤長安十陵是公家墳墓咸陽宮殿是公家屋
宅捨此何之武帝爲之憫然慰譬曰受命朝廷不得擅留今留第二兒令文武才賢共鎮此境臨還自執
義真手以授王修令修執其子孝孫手授帝義真又進都督并東秦二州領東秦州刺史時隴上流戶多
在關中望得歸本及置東秦州父老知無復經略隴右固關中之意咸共歎息而赫連勃勃寇逼交至沈
田子旣殺王鎮惡王修又殺田子兼裁減義真賜左右物左右怨之因白義真曰鎮惡欲反故田子殺之
修殺田子豈又欲反也義真使左右劉乞殺修修字叔京兆霸城人初南度見桓玄謂曰君平世吏部
郎才也修旣死人情離異武帝遣右將軍朱齡石代義真鎮關中使義真疾歸諸將競斂財貨方軌徐行
建威將軍傅弘之曰虜騎若至何以待之賊追兵果至至青泥大敗義真獨逃草中中兵參軍段宏單騎
追尋義真識其聲曰君非段中兵邪身在此行矣必不兩全可刎身頭以南使家公望絕宏泣曰死生共
之下官不忍乃束義真於背單馬而歸義真謂宏曰丈夫不經此何以知艱難初武帝未得義真審問怒
甚剋日北伐謝晦諫不從及得宏敢知義真免乃止義真尋爲司州刺史加都督以段宏爲義真諮議參
軍宏鮮卑人爲慕容超尙書左僕射武帝伐廣固歸降義真改揚州刺史鎮石頭永初元年封廬陵王武

帝始踐詐義真色不悅侍讀博士蔡茂之問其故對曰安不忘危何可恃也明年遷司徒武帝不豫以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豫州刺史加都督鎮歷陽未之任而武帝崩義真聰敏愛文義而輕動無德業與陳郡謝靈運琅邪顏延之慧琳道人並周旋異常云得志日以靈運延之爲宰相慧琳道人爲西豫州刺史徐羨之等嫌義真靈運延之昵狎過甚故吏范曇戒之義真曰靈運空踈延之隘薄魏文云鮮能以名節自立者但性情所得未能忘言於悟賞故與游耳將之鎮列部伍於東府前既有國哀義真與靈運延之慧琳等坐視部伍因宴舫裏使左右剔毋舫函道施己船而取其勝者及至歷陽多所求索羨之等每不盡與深怨執政表求還都初少帝之居東宮多狎羣小謝晦嘗言於武帝曰陛下春秋旣高宜思存萬代神器至重不可使負荷非才帝曰廬陵何如晦曰臣請觀焉晦造義真義真盛欲與談晦不甚答還曰德輕於才非人主也由是出居于外及羨之等專政義真愈不悅時少帝失德羨之等謀廢立次第應在義真以義真輕詔不任主社稷因其與少帝不協奏廢爲庶人徙新安郡前吉陽令張約之上疏諫徙爲梁州府軍參軍尋殺之景平二年羨之等遣使殺義真於徙所時年十八元嘉元年八月詔追復先封迎樞樞并孫修華謝妃一時俱還三年正月誅徐羨之傅亮等是日詔追崇侍中大將軍王如故贈張約以郡義真無子文帝第五子紹字休胤嗣襲廬陵王紹少寬雅位揚州刺史薨無子以南平王鑠子敬

先嗣

彭城王勳康永初元年封彭城王歷南豫南徐二州刺史並加都督文帝卽位爲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元嘉三年改授都督荊州刺史給班劍三十人義康少而聰察及居方任職事修理六年司徒王弘表義康宜遷入輔徵爲侍中司徒錄尙書事都督南徐州刺史二府置佐領兵與王弘共輔朝政弘旣多疾且每事推謙自是內外衆務一斷之義康太子詹事劉湛有經國才用義康昔在豫州湛爲長史旣素情歎至是待遇特隆動皆諮訪故前後在藩多善政九年王弘薨又領揚州刺史十二年又領太子太傅義康性好吏職銳意文案糾剔是非莫不精盡旣專朝權事決自己生殺大事皆以錄命斷之凡所陳奏入無不可方伯以下並委義康授用由是朝野輻湊權傾天下義康亦自強不息無有懈倦府門每旦常有數百乘車雖復位卑人微皆被接引又聰識過人一聞必記嘗所躉遇終身不忘稠人廣坐每標題所憶以示聰明人物益以此推服之愛惜官爵未嘗以階級私人凡朝士有才用者皆引入己府自下樂爲竭力不敢欺負文帝有虛勞疾每意有所想便覺心中痛裂屬續者相係義康入侍醫藥盡心衛奉湯藥飲食非口所嘗不進或連夕不寢彌日不解衣內外衆事皆專決施行十六年進位大將軍領司徒義康素無術學待文義者甚薄袁淑嘗詣義康義康問其年答曰鄧仲華拜袁之歲義康曰身不識也淑又曰陸

機入洛之年義康曰身不讀書君無爲作才語見向其淺陋若此既闔大體自謂兄弟至親不復存君臣形迹率心而行曾無猜防私置僮六千餘人不以言臺時四方獻饋皆以上品薦義康而以次者供御上嘗冬月嗽甘歎其形味並劣義康在坐曰今年甘殊有佳者遣還東府取甘六供御者三寸僕射殷景仁爲帝所寵與劉湛素善而意好晚乖湛常欲因宰輔之權傾之景仁爲帝所保持義康屢言不見用湛愈憤南陽劉斌湛之宗也有俗才用爲義康所知自司徒右長史擢爲左長史從事中郎琅邪王履主簿沛郡劉敬文祭酒魯郡孔胤秀並以傾側自入見帝疾篤皆謂宜立長君上嘗危殆使義康具顧命詔義康還省流涕以告湛及景仁曰天下艱難詎是幼主所御湛景仁並不答而胤秀等輒就尙書儀曹索晉咸康立康帝舊事義康不知也及帝疾瘳微聞之而斌等旣爲義康所寵遂結朋黨若有盡忠奉國不同己者必搆以罪黜每采景仁短長或虛造同異以告湛自是主相之勢分矣義康欲以斌爲丹陽尹言其家貧上覺之曰以爲吳郡後會稽太守羊玄保求還義康又欲以斌代之上時未有所擬倉卒曰我已用王鴻上以嫌隙旣成將致大禍十七年乃收劉湛又誅斌及大將軍錄事參軍劉敬文并賊曹孔劭秀中兵邢懷明主簿孔胤秀丹陽丞孔文秀司空從事中郎司馬亮烏程令盛曇泰徙尙書庫部郎何默子餘姚令韓景之永興令顏遙之湛弟黃門郎素斌弟給事中温於廣州王履廢於家青州刺史杜驥勸兵殿內

以備非常義康時入宿留止中書省遣人宣旨告以湛等罪義康上表遜位改授江州刺史出鎮豫章實幽之也停省十餘日桂陽侯義融新渝侯義宗祕書監徐湛之往來慰視於省奉辭便下渚上唯對之慟哭遣沙門慧琳視之義康曰弟子有還理不琳公曰恨公不讀數百卷書征虜司馬蕭斌爲義康所昵劉斌等讒之被斥乃以斌爲諮議領豫章太守事無大小皆委之司徒主簿謝綜素爲義康所狎以爲記室左右愛念者並聽隨從至豫章辭州見許資奉優厚朝廷大事皆報示之義康未敗時東府聽事前井水忽涌野雉江鷗並入所住齋前龍驤參軍巴東令扶育上表申明義康奏卽收付建康賜死會稽長公主於兄弟爲長帝所親敬上嘗就主宴集甚歡主起再拜頓首悲不自勝上不曉其意起自扶之主曰車子歲暮必不見容特乞其命因慟哭上亦流涕指蔣山曰必無此慮若違今誓便是負初靈陵卽封所飲酒賜義康曰會稽姊飲憶弟所飲餘今封送車子義康小字也二十二年太子詹事范滂等謀反事連義康詔特宥大辟并子女並免爲庶人絕屬籍徙安成郡義康在安成讀漢書見淮南厲王長事廢書歎曰前代乃有此我得罪爲宜也二十四年豫章胡誕世前吳平令袁惲等謀奉戴義康太尉江夏王義恭奏徙義康廣州奏可未行會魏軍至瓜步天下擾動上慮有異志者奉義康爲亂孝武時鎮彭城及尙書左僕射何尚之並言宜早爲之所二十八年正月遣中書舍人嚴屨持藥賜死義康不肯服藥曰佛教自殺不

復人身乃以被掩殺之以侯禮葬安成郡子允元凶殺之孝武大明四年義康女玉秀等乞反葬舊塋詔聽之

江夏文獻王義恭幼而明疑姿顏端麗武帝特所鍾愛帝性儉諸子飲食不過五醢盤義恭求須果食日中無算得未嘗噉悉以與傍人諸王未嘗敢求亦不得元嘉六年爲都督荊州刺史義恭涉獵文義而驕奢不節及出蕃文帝與書誡之曰禮賢下士聖人垂訓驕奢矜尙先哲所去豁遠大度漢祖之德猜忌褊急魏武之累漢書稱衛青云大將軍遇士大夫以禮與小人有恩西門安于矯性齊美關羽張飛任偏同弊行己舉事深宜鑒此汝一月日自用不可過三十萬若能省此益美西楚殷曠常宜早起接對賓侶園池堂觀計無須改作凡訊獄前一二日可取訊簿密與劉湛輩粗共詳論慎無以喜怒加人能擇善者從之美自歸己不可專意自決以矜獨斷之明也刑獄不可壅滯一月可再訊凡事皆應慎密名器深宜慎惜不可妄以假人聲樂嬉游不宜令過宜數引見佐史非惟臣主自應相見不數則彼我不親不親無因得盡人人不盡何由具知衆事九年爲南兗州刺史加都督鎮廣陵十六年進位司空明年彭城王義康有罪出蕃徵義恭爲侍中都督揚南徐兗三州司徒錄尙書事領太子太傅給班劍二十人置佐領兵二十一年進太尉領司徒義恭小心且戒義康之失雖爲總錄奉行文書而已文帝安之年給相府錢二

千萬他物稱此而義恭性奢用常不足文帝又別給錢年至千萬時有獻五百里馬者以賜義恭二十七年文帝欲有事河洛義恭總統羣帥出鎮彭城及魏軍至瓜步義恭與孝武閉城自守初魏軍深入上慮義恭不能固彭城備加誠勅義恭答曰臣雖未能臨瀚海濟居延庶免劉仲奔逃之恥及魏軍至義恭果欲走賴衆議得停降號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魯郡孔子舊廟有栢樹二十四株歷漢晉其大連抱有二株先倒折土人崇敬莫之敢犯義恭悉遣伐取父老莫不歎息又以本官領南兗州刺史加都督移鎮盱眙修館宇擬東城二十九年冬還朝上以御所乘蒼蠻船上迎之遭太妃變改授大將軍南徐州刺史還鎮東府元凶肆逆其日劬急召義恭先是詔召太子及諸王慮有詐妄致害者召皆有人至是義恭求常所遣傳詔劬遣之而後入義恭凡府內兵仗並送還臺進位太保孝武入討劬疑義恭異志使入尙書下省分諸子並神獸門外侍中下省孝武前鋒至新亭劬挾義恭出戰故不得自拔戰敗義恭單馬南奔劬大怒遣始興王濬殺義恭十二子義恭既至勸孝武卽位授太尉錄尙書六條事假黃鉞事寧進位太傅領大司馬增班劍爲三十人在蕃所服玉環大綬賜之上不欲致禮太傅諷有司奏天子不應加拜從之及立太子東宮文案使先經義恭及南郡王義宣等反又加黃鉞白直百人入六門事平以臧質七百里馬賜義恭孝武以義宣亂逆由於疆盛欲削王侯義恭希旨請省錄尙書上從之又與驃騎大將軍

竟陵王誕奏陳貶損之格九條詔外詳議於是司奏九條之格猶有未盡更加附益凡二十四條大抵聽事不得南面坐施帳國官正冬不得跣登國殿公主妃傳令不得朱服輿不得重摺鄣扇不得雉尾劍不得鹿盧形槩毳不得孔雀白氍毹夾轂隊不得絳襖平乘誕馬不得過二匹胡伎不得綵衣舞伎正冬著絳衣不得莊面諸妃主不得著緋帶信幡非臺省官悉用絳郡縣內史相及封內長官於其封君罷官則不復追敬不稱臣諸鎮常行車前不得過大隊刀不得過銀銅飾諸王女封縣主諸王子孫襲封王之妃及封侯者夫人行並不得鹵簿諸王子繼體爲王者婚葬吉凶悉依諸國公侯之禮不得同皇弟皇子車輿非輅車不得油幢平乘船皆下兩頭作露平形不得擬象龍舟詔可孝建二年爲揚州刺史加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劍履上殿固辭殊禮義恭撰要記五卷起前漢訖晉太元表上之詔付祕閣時西陽王子尙有盛寵義恭解揚州以避之乃進位太宰領司徒義恭常慮爲孝武所疑及海陵王休茂於襄陽爲亂乃上表稱諸王貴重不應居邊有州不須置府其餘制度又多所減省時孝武嚴暴義恭慮不見容乃卑辭曲意附會皆有容儀每有祥瑞輒上賦頌大明元年有三脊茅生石頭西岸又勸封禪上甚悅及孝武崩遣詔義恭解尙書令加中書監柳元景領尙書令入住城內事無巨細悉關二公大事與沈慶之參決若有軍旅可爲總統尙書中事委顏師伯外監所統委王玄謨前廢帝卽位復錄尙書本官如故尙書令柳

元景卽本號開府儀同三司領兵置佐一依舊準又增義恭班劍爲四十人更申殊禮之命圖辭殊禮義恭性嗜不恆與時移變自始至終屢遷第宅與人游款意好亦多不終奢侈無度不愛財寶左右親幸一日乞與或至一二百萬小有忤意輒追奪之大明時資供豐厚而用常不足賒市百姓物無錢可還民有通辭求錢者輒題後作原字善騎馬解音律游行或二三百里孝武恣其所之東至吳郡登虎丘山又登無錫縣烏山以望太湖大明中撰國史孝武自爲義恭作傳及永光中雖任宰輔而承事近臣戴法興等常若不及前廢帝狂悖無道義恭元景謀欲廢立廢帝率羽林兵於第害之并四子斷析義恭支體分裂腹胃挑取眼睛以蜜漬之以爲鬼目棕明帝定亂令書追崇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丞相領太尉中書監錄尚書事王如故給九旒鸞輅虎賁班劍百人前後部羽葆鼓吹輜轡車泰始三年又詔陪祭廟庭

南郡王義宣生而舌短澀於言論元嘉元年封竟陵王都督南兗州刺史遷中書監中軍將軍給鼓吹時竟陵羣蠻充斥役刻民散改封南譙王十三年出爲江州刺史加都督初武帝以荊州上流形勝地廣兵彊遣詔諸子次第居之謝晦平後以授彭城王義康義康入相次江夏王義恭又以臨川王義慶宗室令望且臨川烈武王有大功於社稷義慶又居之其後應在義宣上以義宣人才素短不堪居上流十六年以衡陽王義季代義慶而以義宣爲南徐州刺史而會稽公主每以爲言上遲回久之二十一年乃以義

宣都督七州諸軍事車騎將軍荊州刺史先賜中詔曰師護以在西久比表求還出內左右自是經國常理亦何必其應於一往今欲聽許以汝代之護雖無殊績繁已節用通懷期物不恣羣下此信未易在彼已有次第爲士庶所安諭者乃謂未議遷之今之回換更在欲爲汝耳汝與護年時一輩各有其美方物之義亦互有少劣若今向事脫一減之者旣於西夏交有巨礙遷代之譏必歸責於吾矣師護義季小字也義宣至鎮勤自課厲政事修理白皙美須眉長七尺五寸腰帶十圍多畜嬪媵後房千餘尼媪數百男女三十人崇飾綺麗費用殷廣進位司空改侍中二十七年魏軍南侵義宣慮寇至欲奔上明及魏軍退文帝詔之曰善修民務不須營濟逃計也遷司徒揚州刺史侍中如故元凶弒立以義宣爲中書監太尉領司徒義宣聞之卽時起兵徵聚甲卒傳檄近遠會孝武入討義宣遣參軍徐遺寶率衆三千助爲先鋒孝武卽位以義宣爲中書監都督揚豫二州丞相錄尙書六條事揚州刺史加羽葆鼓吹給班劍四十人改封南郡王追諡義宣所生爲獻太妃封次子宜陽侯愷爲南譙王義宣固辭內任及愷王爵於是改授都督八州諸軍事荆湘二州刺史持節侍中丞相如故降愷爲宜陽縣王將佐以下並加賞秩義宣在鎮十年兵彊財富旣首創大義威名著天下凡所求欲無不必從朝廷所下制度意不同者一不遵承嘗獻孝武酒先自酌飲封送所餘其不識大體如此初臧質陰有異志以義宣凡弱易可傾移欲假手爲亂以

成其姦自襄陽往江陵見義宣便盡禮及至江州每密信說義宣以爲有大才負大功挾震主之威自古
眇有全者宜在人前早有處分不爾一旦受禍悔無所及義宣陰納質言而孝武聞庭無禮與義宣諸女
淫亂義宣因此發怒密治舟甲尅孝建元年秋冬舉兵報豫州刺史魯爽兗州刺史徐遺寶使同爽狂酒
失旨其年正月便遣府戶曹送版以義宣補天子并送天子羽儀遺寶亦勒兵向彭城義宣及質狼狽
起兵二月加都督中外諸軍事置左右長史司馬使僚佐悉稱名遣傳奉表以姦臣交亂圖傾宗社輒徵
召甲卒戮此凶醜詔答之太傅江夏王義恭又與義宣書諭以禍福義宣移檄諸州郡遣參軍劉湛之尹
周之等率軍下就臧質雍州刺史朱修之起兵奉順義宣率衆十萬發自江津舳艫數百里是日大風船
垂覆沒僅得入中夏口以第八子恂爲輔國將軍留鎮江陵遣魯秀朱曇韶萬餘人北討朱修之秀初至
江陵見義宣旣出拊膺曰阿兄誤人事乃與癡人共作賊今年敗矣義宣至尋陽與質俱下質爲前鋒至
鵲頭聞徐遺寶敗魯爽於小峴授首相視失色孝武使鎮北大將軍沈慶之送爽首於義宣并與書義宣
質並駭懼上先遣豫州刺史王玄謨舟師頓梁山洲內東西兩岸爲却月城營柵甚固撫軍柳元景據姑
熟爲大統偏師鄭琨武念戌南浦質徑入梁山去玄謨一里許結營義宣屯蕪湖五月十九日西南風猛
質乘風順流攻玄謨西壘元從僕射胡子友等戰失利棄壘度就玄謨質又遣將龐法起數千兵輒南浦

仍使自後掩玄謨與琨念相遇法起戰大敗赴水死略盡義宣至梁山質上出軍東岸攻玄謨玄謨分遣游擊將軍垣護之竟陵太守薛安都等出壘奮擊大敗質軍軍人一時投水護之等因風縱火焚其舟乘風勢猛盛煙爛覆江義宣時屯西岸延火燒營殆盡諸將乘風火之勢縱兵攻之衆一時奔潰義宣與質相失各單舸迸走東人士庶並歸順西人與義宣相隨者船舸猶有百餘女先適臧質子過尋陽入城取女載以西奔至江夏聞巴陵有軍被抄斷回入逕口步向江陵衆散且盡左右唯有十許人脚痛不復能行就民僦露車自載無復食緣道求告至江陵郭外竺超人具羽儀迎之時帶甲尙萬餘人義宣既入城仍出聽事見客左右翟靈寶誠使撫慰衆賓以臧質違指授之宜用致失利今治兵繕甲更爲後圖昔漢高百敗終成大業而義宣誤云項羽千敗衆咸掩口而笑魯秀竺超人等猶爲之爪牙欲收合餘燼更圖一決而義宣惛墊無復神守入內不復出左右腹心相率奔叛魯秀北走義宣不復自立欲隨秀去乃於內戎服盛糧糗帶背刀攜息恟及所愛妾五人皆著男子服相隨城內擾亂白刃交橫義宣大懼落馬乃便步地超人送城外更以馬與之超人還守城義宣冀及秀望諸將送北入魏既失秀所在未出郭將士逃盡唯餘恟及五妾兩黃門而已夜還向城入南郡空廡無牀席地至旦遣黃門報超人超人遣故車一乘載送刺姦義宣止獄戶坐地歎曰臧質老奴誤我始與五妾俱入獄五妾尋被遣出義宣號泣語獄吏

曰常日非苦今日分別始是苦大司馬江夏王義恭諸公王入坐與荊州刺史朱修之書言義宣反道叛
恩便宜專行大戮書未達修之已至江陵於獄盡之孝武聽還葬舊墓長子恢年十一拜南譙王世子晉
氏過江不置城門校尉及衛尉官孝武欲重城禁故復置衛尉卿以恢爲侍中領衛尉衛尉之置自恢始
也義宣反錄付廷尉自殺恢弟愷字景穆生而養於宮中寵均皇子十歲封宜陽侯孝武時進爲王義宣
反問至愷於尚書寺內著婦人衣乘問訊車投臨汝公孟詵於妻室內爲地窟藏之事覺并詵誅其餘
並爲修之所殺

衡陽文王義季幼而夷簡無鄙近之累文帝爲荊州武帝使隨往由是特爲文帝所愛元嘉元年封衡陽
王十六年代臨川王義慶爲都督荊州刺史先是義慶在任遇巴蜀擾亂師旅應接府庫空虛義季齎財
節用數年還復充實隊主續豐母老家貧無以充養遂不食肉義季哀其志給豐母月米二斛錢一千并
制豐噉肉義季素拙書上聽使人書啟事唯自署名而已嘗大蒐於郢有野老帶苦而耕命左右斥之老
人擁耒對曰昔楚子盤游受譏令尹今陽和扇氣播厥之始一日不作人失其時大王馳騁爲樂驅斥老
夫非勸農之意義季止馬曰此賢者也命賜之食老人曰吁願大王均其賜也苟不奪人時則一時皆享
王賜老人不偏其私矣斯飯也弗敢當問其名不貢而退義季素嗜酒自彭城王義康廢後遂爲長夜飲

略少隱日文帝詰責曰此非唯傷事業亦自損性皆汝所請近長沙兄弟皆緣此致故將軍蘇徵耽酒成疾旦夕待盡一門無此酣法汝於何得之義季雖奉旨酣縱不改成疾以至於終二十一年徵爲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兗州刺史加都督發州之日帷帳器服諸應隨刺史者息留之荆楚以爲美談二十二年遷徐州刺史明年魏攻邊北州擾動義季慮禍不欲以功勤自業無他經略唯飲酒而已文帝又詔責之二十四年薨於彭城太尉江夏王義恭表解職迎喪不許上遣東海王禕迎喪追贈司空傳國至孫齊受禪國除

論曰自古帝王之興雖係之于厯數至於經啟多難莫不兼藉親賢當於餘祇內侮荀桓交逼荆楚之勢同于累卵如使上略未盡一算或遺則得喪之機未可知也烈武王肇羣才揚盛策一舉而掃勅寇蓋亦人謀之致乎長沙雖位列台鼎不受本根之寄跡其行事有以知武皇之則哲廬陵以帝子之重兼高明之姿覺跡未彰禍生息克痛矣夫天倫猶子分形共氣親愛之道人理斯同富貴之情其義則外善乎臚公之言比之周公管蔡若處茅屋之內宜無放殺之酷觀夫彭城南郡其然乎江夏地居愛子位當上相大明之世親禮冠朝屈體降身歸于卑下得使兩朝暴主永無猜色歷載踰十以尊戚自保及在永光幼主南面公旦之重屬有所歸自謂踐冰之慮已除太山之安可恃曾未云幾而磔體分肌古人以隱微致

誠斯爲薦矣衡陽晚存酒德何先後之云殊其將存覆車之鑒不然何以致於是也

南史卷十三考證

長沙景王道憐傳融位五兵尚書領軍有質幹善於用短○善於用短南本作善用短楯

凡自諱名有同主諱○主南本作至

位湘州刺史謚僖侯○僖監本訛僖今从閣本

臨川烈武王道規傳左執法嘗有變王光祿至今平安○王監本誤五今改从宋書

營浦侯遵考傳州人猶以義故故善待之○善待一本作喜得

宋武帝七男傳○一本衡陽文王義季下有義宣別有傳五字本卷南郡王義宣傳平列於後彼殆因宋

書而衍者今从監本

廬陵孝獻王義真傳脩字叔京兆霸城人○宋書脩字叔治殆唐人避諱而刪之也

使左右剔母舫函道施已船而取其勝者○母一本作每今从梁書作母謂其母孫修儀也

景平二年羨之等遣吏殺義真於徙所○更一本作使

彭城王義康傳上嘗冬月噉甘歎其形味並劣○甘一本作柑

江夏文獻王義恭傳二十九年冬還朝上以御所乘蒼轡船上迎之○轡宋書作鷹

南郡王義宣傳生而舌短澀於言論○監本無短字今从宋書及閣本增入

南史卷十四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四

宋宗室及諸王下

文帝諸子

孝武諸子

孝明諸子

文帝十九男元皇后生元凶劭潘淑妃生始興王濬路淑媛生孝武帝吳淑儀生南平穆王鐔高修儀生
 廬陵昭王紹殷修華生竟陵王誕曹婕妤生建平宣簡王宏陳修容生東海王禕謝容華生晉熙王昶江
 修容生武昌王渾沈婕妤生明帝楊美人生始安王休仁邢美人生山陽王休祐蔡美人生海陵王休茂
 董美人生鄱陽哀王休業顏美人生臨慶沖王休倩陳美人生新野懷王夷父荀美人生桂陽王休範羅
 美人生巴陵哀王休若紹出繼廬陵孝獻王義真

元凶劭字休遠文帝長子也帝即位後諒闇中生劭秘之元嘉三年閏正月方云劭生自前代人君即

位後皇后生太子唯殷帝乙踐阼正妃生紉至此又有劭焉始生三日帝往視之簪帽甚堅無風而墜于

劭側上不悅初命之曰劭在文為召刀後患焉改刀為力年六歲拜為皇太子中庶子二率入直永福省

爲更築宮制度嚴麗年十二出居東宮納黃門侍郎殷涪女爲妃十三加元服好讀史傳尤愛弓馬及長
美鬚眉大眼方口長七尺四寸親覽宮事延賓客意之所欲上必從之東宮置兵與羽林等十七年劬拜
京陵大將軍彭城王義康竟陵王誕桂陽侯義融並從二十七上將北伐劬與蕭思話固諫不從魏太
武帝至瓜步上登石頭城有憂色劬曰不斬江湛徐湛之無以謝天下上曰北伐自我意不關二人但湛
等不異耳由是與江徐不平上時務本業使宮內皆蠶欲以諷勵天下有女巫嚴道育夫爲劫坐沒入奚
官劬姊東陽公主應閤婢王鸚鵡曰公主道育通靈主乃白上託云善蠶求召入道育云所奉天神當賜
符應時主夕臥見流光相隨狀若螢火遂入巾箱化爲雙珠圓青可愛於是主及劬並信惑之始興王濬
素佞事劬並多過失慮上知使道育祈請欲令過不上聞歌儂兒詛不捨晝夜道育輒云自上天陳請必
不泄露劬等敬事號曰天師後遂爲巫蠱刻玉爲上形像埋於含章殿前初東陽公主有奴陳天興鸚鵡
養以爲子而與之淫通鸚鵡天興及寧州所獻黃門慶國並與巫蠱事劬以天興補隊主東陽主薨鸚鵡
應出嫁劬慮言語泄與濬謀之嫁與濬府佐吳興沈懷遠爲妾不敢上慮事泄因臨賀公主微言之上後
知天興領隊遣閹人奚承祖讓劬曰汝間用隊主副盡是奴邪欲嫁者又嫁何處劬答南第昔屬天興求
將吏驅使視形容粗健便兼隊副下人欲嫁者猶未有處時鸚鵡已嫁懷遠矣劬懼書告濬并使報臨賀

主上若問嫁處當言未定潛答書曰敢此事多日今始來問當是有感發之者計臨賀故不應譏覆言語
自生寒熱也此姥由來按兩端難可孤保正爾自問臨賀冀得審實也其若見問當作依違答之天興先
署佞人府位不審監上當無此簿領可急宜撻之殿下已見王未宜依此具令嚴自躬上敢聞彼人若爲
不已政可促其餘命或是大慶之漸凡劬潛相與書類如此所言皆爲名號謂上爲彼人或以爲其謂太
尉江夏王義恭爲佞人東陽主第在西掖門外故云南第王卽鸚鵡姓躬上敢聞者令道育上天白天神
也鸚鵡旣適懷遠慮與天興私通事泄請劬殺之劬密使人害天興旣而慶國謂往來唯有二人天興旣
死慮將見及乃以白上上驚惋卽收鸚鵡家得劬潛手書皆咒詛巫蠱之言得所埋上形像於宮內道育
叛亡捕之不得上詰責劬潛劬潛唯陳謝而已道育變服爲尼逃匿東宮潛往京口又以自隨或出止人
張旂家上謂江夏王義恭曰常見典籍籍有此謂之傳空言不意親覩劬南面之日非復我及汝事汝兒子
多將來遇此不幸耳先是二十八年彗星起畢昴入太微掃帝坐端門滅翼軫二十九年熒惑逆行守氏
自十一月霖雨連雪陽光罕曜時道士范材修練形術是歲自言死期如期而死旣殯江夏王疑其仙也
使開棺視之首如新刎血流于背上聞而惡焉三十年正月大風飛霰且雷上憂有竊發輒加劬兵東宮
實甲萬人其年二月潛自京口入朝當鎮江陵復載道育還東宮欲將西上有告上云京口人張旂家有

一尼服食出入征北內似是嚴道育上使掩得二婢云道育隨征北還都上惆悵駭須檢覆廢劬賜溶死初溶母卒命潘淑妃養以爲子淑妃愛溶溶心不附妃被寵上以謀告之妃以告溶溶報劬因有異謀每夜饜將士或親自行酒密與腹心隊主陳叔兒齋帥張超之任建之謀之其月二十一日夜詐作上詔云魯秀謀反汝可平明率衆入因使超之等集素所養士二千餘人皆被甲云有所討宿召前中庶子右軍長史蕭斌及左衛率袁淑中舍人殷仲素左積弩將軍王正見並入告以大事自起拜斌等因流涕並驚愕明旦劬以朱服加戎服上乘畫輪車與蕭斌同載衛從如常入朝儀從萬春門入舊制東宮隊不得入城劬語門衛云受詔有所收討令後速來張超之等數十人馳入雲龍東中華門及齋閣拔刃徑上合殿上其夜與尙書僕射徐湛之屏人語至巨燭猶未滅門階戶席並無侍衛上以几自鄣超之行弒上五指俱落并殺湛之劬進至合殿中閤文帝已崩出坐東堂蕭斌執刀侍直呼中書舍人顧瑗瑗懼不時出及至問曰欲共見廢何不早啟未及答斬之遣人於崇禮闕殺吏部尙書江湛文帝左細仗主卜天與攻劬於東堂見殺又使人入殺潘淑妃剖其心觀其邪正使者阿旨答曰心邪劬曰邪佞之心故宜邪也又殺文帝親信左右數十人急召始興王潛率衆屯中堂劬卽僞位百僚至者裁數十人乃爲書曰徐湛之弒逆吾勒兵入殿已無所及今罪人斯得元凶尅殄可大赦改元爲太初素與道育所定也蕭斌曰驚踰

年改元劬以問侍中王僧綽僧綽曰晉惠帝卽位便改年劬喜而從之初使蕭斌作詔斌辭以不文乃使王僧綽始文帝未崩前一日甲夜太史奏東方有急兵其禍不測宜列萬人兵於太極前殿可以銷災上不從及劬弒逆聞而歎曰幾誤我事乃問太史令曰我得幾年對曰得十年退而語人曰十旬耳劬聞而怒毆殺之卽位詔便稱疾還入永福省然後遷大行皇帝升太極殿以蕭斌爲尙書僕射何尙之爲司空大行大斂劬辭疾不敢出先給諸處兵仗悉收還武庫遣人謂魯秀曰徐湛之常欲相危我已爲卿除之使秀與屯騎校尉龐秀之對掌軍隊以侍中王僧達爲吏部尙書司徒左長史何偃爲侍中成服日劬登殿臨靈號慟不自持博訪公卿詢求政道遣使分行四方分浙江以東五郡爲會州省揚州立司隸校尉以殷沖補之以大將軍江夏王義恭爲太保司徒南譙王義宣爲太尉荊州刺史始興王濬進號驃騎將軍王增綽以先豫廢立見誅長沙王瑾弟楷臨川王暉桂陽侯覲新渝侯玠並以宿恨死禮官希旨諡文帝不敢盡美稱諡曰中宗景皇帝及聞南譙王義宣隨王誕等起義師悉聚諸王於城內移江夏王義恭住尙書下舍分義恭諸子住侍中下省四月立妻殷爲皇后孝武檄至劬自謂素習武事謂朝士曰卿等助我理文書勿厝意戎陣若有寇難吾當自出唯恐賊虜不敢動耳中外戒嚴防孝武世子於侍中省南譙王義宣諸子於太倉空屋劬使濬與孝武書言上親御六師太保又執鉞臨統吾與烏羊相尋卽道上

聖恩每厚法師令在殿內任想弟欲知消息故及烏羊者南平王鑠法師孝武世子小名也劬欲殺三鎮士庶家口江夏王義恭何尙之說曰凡舉大事不顧家口且多是驅逼今忽誅其餘累政足堅彼意耳劬乃下書一無所問濬及蕭斌勸劬勒水軍自上決戰江夏王義恭慮義兵倉卒船舫陋小不宜水戰乃進策以爲宜以近待之遠出則京師空弱東軍乘虛容能爲患不如養銳待期劬善其議蕭斌厲色曰南中郎二十年少業能建如此大事豈復可量劬不納疑朝廷舊臣不爲之甲厚撫王羅漢魯秀悉以兵事委之多賜珍玩美色以悅其志羅漢先爲南平王鑠右軍參軍劬以其有將用故以心膂委焉或勸劬保石頭城者劬曰昔人所以固石頭俟諸侯勤王耳我若守此誰當見救唯應力戰決之日日自出行軍慰勞將士使有司奏立子偉之爲皇太子及義軍至新亭劬登朱雀門躬自督戰將士懷劬重賞皆爲之力戰將尙而魯秀打退鼓軍乃止爲柳元景等所乘故大敗褚湛之攜二子與檀和之同歸順劬懼走還臺城其夜魯秀又南奔二十五日江夏王義恭單馬南奔劬遣濬殺義恭諸子以輦迎蔣侯神像於宮內乞恩拜爲大司馬封鍾山郡王蘇侯爲驃騎將軍使南平王鑠爲祝文罪狀孝武二十七日臨軒拜子偉之爲皇太子百官皆戎服劬獨衰衣下書大赦唯孝武劉義恭義宣誕不在原例五月三日魯秀等攻大航鉤得一舶王羅漢昏酣作妓聞官軍已度驚放仗歸降是夜劬閉守六門於門內鑿壁立柵以露車爲樓城

內涉亂將吏並踰城出奔劬使詹叔兒燒輦及袞冕服蕭斌聞大航不守皇寤不知所爲宣令所統皆使解甲尋戴白幘來降卽於軍門伏誅四日劬腹心白直諸同逆先屯闔閭門外並走遁入殿程天祚與薛安都副譚金因而乘之卽得俱入臧質從廣莫門入同會太極殿前卽斬太子左衛率王正見建平東海等七王並號哭俱出劬穿西垣入武庫井中副隊高禽執之潛率左右數十人與南平王鑠於西明門出俱南奔於越城遇江夏王義恭潛下馬曰南中郎今何在義恭曰已君臨萬國又稱字曰虎頭來得無晚

三處志曰恨晚又曰故當不死義恭曰可詣行闕請罪又曰未審猶能得一職自効不義恭又曰此未可

量勒與俱自歸命於馬上斬首

潛字休明將產之夕有鵬鳴於屋上聞者莫不惡之元嘉十三年八歲封始興王潛少好文籍資賦端妍

母潘淑妃有盛寵時六宮無主潘專總內政潛人才既美母又至愛文帝甚所習心與建平王宏侍中王

僧綽中書郎蔡興宗等並以文義往復初元皇后性忌以潘氏見忌志恨致崩故劬深病潘氏及潛潛慮

將來受禍乃曲意事劬與之遂善多有過失屢爲上所護憂懼乃與劬共爲巫蠱後出鎮京口乃因員

外大驛侍郎徐爰求鎮江陵又求助於尙書僕射徐湛之而尙書令何尙之等咸謂潛太子次弟不應遠

出上以上流之重宜有至親故以潛爲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荊州刺史加都督領護南蠻校尉潛入朝

遣還京口爲行留處分至京口數日而巫蠱事發時二十九年七月也上惋歎彌日謂潘淑妃曰太子圖富貴更是一理虎頭復如此非復思慮所及汝母子豈可一日無我邪明年荊州事方行二月潘還朝十四日臨軒受拜其日藏巖道育事發明且潛入謝上容色非常其夕卽加詰問潘唯謝罪潘淑妃抱潘泣曰汝始呪詛事發猶冀刻已思愆何意忽藏巖道育今日用活何爲可送藥來吾當先自取盡不忍見汝禍敗潛奮衣去曰天下事尋自判必不上累劬入弑之且潛在西州府舍人朱法瑜曰臺內叫喚宮門皆閉道上傳太子反未測禍變所至潘陽驚曰今當奈何潘未得劬信不知事之濟不騷擾不知所爲將軍王慶曰今宮內有變未知主上安危預在臣子當投袂赴難潘不聽俄而劬遣張超之馳馬召潘潘問狀詔卽戎服乘馬而去朱法瑜固止潘潘不從至中門王慶又諫不宜從逆潘曰皇太子令敢有復言者斬及入見劬勸殺荀赤松等劬謂潘曰潘淑妃遂爲亂兵所害潘曰此是下情由來所願其悖逆如此劬將敗勬入海輦珍寶繒帛下船及劬入井高禽於井出之劬問天子何在禽曰至尊近在新亭將劬至殿前臧質見之慟哭劬曰天地所不覆載丈人何爲見哭質因辯其逆狀答曰先朝當見枉廢不能作獄中囚問計於蕭斌斌見勬如此又語質曰可得爲乞遠徙不質曰主上近在航南自當有處分縛劬馬上防送軍門及至牙下據鞍顧望太尉江夏王義恭與諸王共臨視之義恭曰我背逆歸順有何大罪頓殺十

二兒劬曰殺諸弟此一事負阿父江湛妻庾氏乘車罵之龐秀之亦加誚讓劬厲聲曰汝輩復何煩爾先殺其四子語南平王鑠曰此何有哉乃斬于牙下臨刑歎曰不圖宋室一至如此劬潛及其子並梟首大航暴尸於市劬妻殷氏賜死於廷尉臨刑謂獄丞江恪曰汝家骨肉相殘何以枉殺天下無罪人格曰受拜皇后非罪而何殷氏曰此權時耳當以鸚鵡爲后也潛妻褚氏丹陽尹湛之女湛之南奔之始卽見離絕故免於誅其餘子女妾媵並於獄賜死投劬潛尸首於江其餘同逆及王羅漢等皆伏誅張超之聞兵入遂至合殿故基止於御床之所爲亂兵所殺剖腹刳心鬱割其肉諸將生噉之焚其頭骨時不見傳國璽問劬云在巖道育處就取得之道育鸚鵡並都街鞭殺於石頭四望山焚其尸揚灰于江毀劬東宮所住齋汗瀦其處封高禽新陽縣男追贈潘淑妃爲長寧國夫人置守冢僞司隸校尉殷沖丹陽尹尹弘並賜死沖爲劬草立符文又妃叔父弘爲劬簡配兵士盡其心力故也

南平穆王鑠字休玄文帝第四子也元嘉十六年年九歲封南平王少好學有文才未弱冠擬古三十餘首時以爲亞迹陸機二十二年爲南豫州刺史加都督時文帝方事外略罷南豫州併壽陽以鑠爲豫州刺史領安蠻校尉二十六年魏太武圍汝南懸瓠城行汝南太守陳憲保城自固魏作高樓施弩射城內城內負戶以汲又毀佛圖取金像以爲大鈎施之衝車端以牽樓堞城內有一沙門頗有機思輒設奇

以應之魏人以蝦蟆車填塹肉薄攻城死者與城等遂登屍以陵城憲銳氣愈奮戰士無不一當百殺傷萬計汝水爲之不流相拒四十餘日鑠遣安蠻司馬劉康祖與寧朔將軍臧質救之魏人燒攻具而退元凶弑立以鑠爲侍中錄尚書事劬迎蔣侯神於宮內疏孝武年諱厭呪祈請假授位號使鑠造策文及義軍入宮鑠與潛俱歸孝武潛卽伏法上迎鑠入宮當時倉卒失國璽事寧更鑄給之進侍中司空領兵置佐以國哀未闕讓侍中鑠旣歸義最晚常懷憂懼每於眠中蹶起坐與人語亦多謬僻語家人云我自覺無復魂守鑠爲人負才狡競每與兄弟計度藝能與帝又不能和食中遇毒尋薨贈司徒加以楚穆之諡三子敬猷敬深敬先敬深封南安縣侯敬先繼廬陵王紹前廢帝景和末召鑠妃江氏入宮命左右於前逼之江氏不受命謂曰若不從當殺汝三子江氏猶不從於是遣使於第殺敬猷敬深敬先等鞭江氏一百其夕廢帝亦殞明帝卽位追贈敬猷侍中諡曰懷改封孝武帝第十八子臨賀王子產字孝仁爲南平王繼鑠後未拜被殺泰始五年立晉平王休祐第七子宣曜爲南平王繼鑠休祐死宣曜被廢還本後廢帝元徽元年立衡陽恭王凝第二子伯玉爲南平王繼鑠後昇明三年被誅

竟陵王誕字休文文帝第六子也元嘉二十年年十一封廣陵王二十六年爲雍州刺史加都督以廣陵凋弊改封隨郡王上欲大舉侵魏以襄陽外接關河欲廣其資力乃罷江州軍府文武悉配雍州湘州入

臺租稅雜物悉給襄陽及大舉北侵命諸蕃並出師皆奔敗唯誕遣中兵參軍柳元景尅弘農關陝元凶立以揚州浙江西屬司隸校尉浙江東五郡立會州以誕爲刺史孝武入討遣寧朔將軍顧彬之受誕節度誕遣參軍劉季之舉兵與彬之并遇劬將華欽庾遵於曲阿之奔牛塘大敗之事平以誕爲荊州刺史加都督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誕以位號正與濬同惡之請求回改乃進號驃騎將軍加班劍二十人南譙王義宣不肯就徵以誕爲侍中驃騎大將軍揚州刺史開府如故改封竟陵王誕性恭和得士庶之心頗有勇略明年義宣反有荆江兗豫四州之力勢震天下上卽位日淺朝野大懼上欲奉乘輿法物以迎義宣誕固執不可曰奈何持此座與人帝加誕節仗士五十人出入六門上流平定誕之力也誕初討元凶豫同舉兵有奔牛之捷至是又有殊勳上性多猜頗相疑憚而誕造立第舍窮極工巧園池之美冠於一時多聚材力之士實之第內精甲利器莫非上品上意愈不平孝建二年以司空太子太傳出爲都督南徐州刺史上以京口去都密邇猶疑之大明元年秋又出爲南兗州刺史加都督誕知見猜亦潛爲之備至廣陵因魏使邊修城隍聚糧練甲嫌隙旣著道路常云誕反三年建康人陳文詔訴父饒爲誕府史恆使入山圖畫道路不聽歸家誕大怒使人殺饒吳郡人劉成又訴稱息道龍伏事誕見誕在石頭城內修乘輿法物習唱警蹕向伴侶言之誕知密捕殺道龍豫章人陳談之又上書稱弟詠之在誕左右見誕

與左右莊慶傳元禮等潛圖姦逆常疏陛下年紀姓諱往巫鄭師憐家呢詛詠之與建康右尉黃遠往來
誕疑其宣漏誣以罪被殺其年四月上使有司奏誕罪惡宜絕屬籍削爵土收付法獄上不許有司又固
請乃貶爵爲侯遣令之國上將謀誕以義興太守桓闓爲兗州刺史配以羽林禁兵遣給事中戴明寶隨
闓襲誕使闓以之鎮爲名闓至廣陵誕未悟也明寶夜報誕典籤蔣成使爲內應成以告府舍人許宗之
宗之告誕誕驚起召錄事參軍王璵之曰我何罪於天以至此斬蔣成勒兵自衛遣腹心率壯士擊明寶
等破之闓卽遇害明寶逃自海陵界還上遣車騎大將軍沈慶之討誕誕表投之城外自申於國無負
并言帝宮闓之醜孝武忿誕深切凡誕左右腹心同籍葺親並誅之死者千數車駕出頓宣武堂內外驚
嚴誕見衆軍大集欲棄城北走行十餘里衆並不欲去請誕乃還城五月十九日夜有流星長十餘丈從
西北來墜城內是謂天狗占曰天狗所墜下有伏屍流血廣陵城舊不開南門云開南門者不利其主誕
乃開焉彭城邵領宗在城內陰結死士欲襲誕先欲布誠於慶之乃說誕求爲間構見許領宗旣出致誠
畢復還城內事泄誕鞭二百考問不伏遂支解之上遣送章二紐其一曰竟陵縣開國侯食邑千戶募賞
禽誕其二曰建興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募賞先登若剋外城舉一烽剋內城舉二烽禽誕舉三烽七月
二日慶之進軍剋其外城乘勝又剋小城誕聞軍入走趣後園墜水引出殺之傳首建鄴因葬廣陵貶姓

留氏帝命城中無大小悉斬慶之執諫自五尺以下全之於是同黨悉伏誅城內女口爲軍賞男丁殺爲京觀死者尙數千人每風晨雨夜有號哭之聲誕母殷妻徐並自殺追贈殷長寧國淑妃初誕爲南徐州刺史在京口夜大風飛落屋瓦城門鹿牀倒覆誕心惡之及遷鎮廣陵將入城衝風暴起揚塵晝晦又嘗中夜閑坐有赤光照室見者莫不駭愕誕左右侍直眠中夢人告之曰官須髮爲稍眊旣覺已失髻矣如此者數十人誕甚怪懼大明二年發人築廣陵城誕循行有人干輿揚聲大罵曰大兵尋至何以辛苦百姓誕使執之問其本末答曰姓夷名孫家在海陵天公與道佛先議欲燒除此間人道佛苦諫強得至今大禍將至何不立六慎門誕問六慎門云何答曰古有言禍不過六慎門誕以其言狂悖殺之又五音士忽狂易見鬼驚怖啼哭曰外軍圍城城上張白布帆誕執錄二十餘日乃殺城陷之日雲霧晦冥白虹臨北門巨屬城內八年前廢帝卽位義陽王昶爲徐州刺史道經廣陵至墓盡哀表請改葬誕詔葬誕及妻子並以庶人禮明帝泰始四年又改葬祭以少牢王璵之琅邪人有才局其五子悉在建鄴璵之嘗乘城慶之縛其五子示而招之許以富貴璵之曰吾受主王厚恩不可以二心三十之年未獲死所耳安可以私親誘之五子號叫於外呼其父及城平慶之悉撲殺之

建平宣簡王宏字休度文帝第七子也早喪母元嘉二十一年年十一封建平王宏少而閑素篤好文籍

文帝寵愛殊常爲立第於雞籠山盡山水之美建平國職高他國一階歷位中護軍中書令元凶弒立孝武入討劬錄宏殿內自拔莫由孝武先嘗以一手板與宏宏遣左右親信周法道齋手板詣孝武事平以爲尙書左僕射使迎太后還加中軍將軍中書監爲人謙儉周慎禮賢接士明達政事上甚信仗之轉尙書令宏少多病求解尙書令本號開府儀同三司未拜薨追贈司徒上痛悼甚至每朔望出臨靈自爲墓誌銘并誄五年益諸弟國各千戶薨者不在其例唯宏追益子景素嗣景素少有父風位南徐州刺史加都督桂陽王休範爲逆景素雖纂集兵衆以赴朝廷爲名而陰懷兩端及事平進號鎮北將軍景素好文章書籍招集才義之士以收名譽由是朝野屬意而後廢帝狂凶失道內外皆謂景素宜當神器唯廢帝所生陳氏親戚疾忌之而楊運長阮佃夫並明帝舊隸貪幼主以久其權慮景素立不見容於長主深相忌憚元徽三年景素防閤將軍王季符恨景素因奔告之運長等便欲遣軍討之齊高帝及衛將軍袁粲以下並保持之景素亦馳遣世子延齡還都具自申理運長等乃徙季符於梁州又奪景素征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自是廢帝狂悖日甚朝野並屬心景素陳氏及運長等彌相猜疑景素因此稍爲自防之計多以金帛結材力之士時大臣誅夷孝武諸子孫或殺或廢無復在朝者且景素在蕃甚得人心而謗聲日積深懷憂懼嘗與故吏劉璉獨處曲臺有鵲集於承塵上飛鳴相追景素泣然曰若斯鳥者遊則參于

風煙之上止則隱于林木之下飢則啄渴則飲形體無累于物得失不關於心一何樂哉時廢帝單馬獨出游走郊野輔國將軍曹欣之等謀候廢帝出行因聚眾作難事尅奉景素景素每禁之未欲忽舉動運長密遣僧人周天賜偽投景素勸爲異計景素知卽斬之送首還臺四年七月羽林監桓祖奔景素言臺城已潰景素信之卽舉兵運長等常疑景素有異志卽纂廢景素本乏威略不知所爲竟爲臺軍破斬之卽葬京口景素性甚仁孝事獻太妃朝夕不違侍養太妃有不安景素傍行蓬髮與人言响响常恐傷其情又甚儉素爲荊州時州有高齋刻楹栢構景素竟不處朝廷欲賜以甲第辭而不當兩宮所遺珍玩塵於笥篋食常不過一肉器用瓦素時有獻鏤玉器景素顧主簿何昌寓曰我持此安所用哉乃謝而反之及敗後昌寓與故記室王摛等上書訟其寃齊受禪景素故秀才劉璉又上書述其德美陳寃並不見省至齊武帝卽位下詔曰宋建平王劉景素名父之子雖末路失圖而原心有本可聽以禮葬舊塋廬陵王禧字休秀文帝第八子也元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一封東海王大明七年進位司空明帝踐阼進太尉封廬陵王初廢帝目禧似驢上以廢帝之言類故改封焉文帝諸子禧尤凡劣諸兄弟並貴鄙之南平王鐔薨子敬深婚禧視之白孝武借伎孝武答曰婚禮既不舉樂且敬深孤苦伎非宜也至是明帝與建安王休仁詔曰人既不比數西方公汝便爲諸王之長時禧住西故請之西方公泰始五年河東柳欣慰

謀反欲立禕禕與相酬和欣慰結征北諮議參軍杜幼文幼文具奏其事上暴其罪惡黜爲南豫州刺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上遺腹心楊運長領兵防衛明年又令有司奏禕怨懟逼令自殺葬宣城

晉熙王昶字休道文帝第九子也元嘉二十二年年十歲封義陽王大明中位中書令中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廢帝卽位爲徐州刺史加都督昶輕詭褊急不能事孝武大明中常被嫌責人間常言昶當有異志廢帝旣誅羣公彌縱狂惑常語左右曰我卽大位來遂未戒嚴使人邑邑江夏王義恭誅後昶表求入朝遣典籤遼法生銜使帝謂法生義陽與太宰謀反我政欲討之今知求還甚善又問法生義陽謀反何不敢法生懼走還彭城帝因此北討法生至昶卽起兵統內諸郡並不受命昶知事不捷乃夜開門奔魏棄母妻唯攜妾一人作丈夫服騎馬自隨在道慷慨爲斷句曰白雲滿鄣來黃塵半天起關山四面絕故鄉幾千里因把姬手南望慟哭左右莫不哀哽每節悲慟遙拜其母昶家還都二妾各生一子明帝卽位名長者曰思遠小者曰懷遠尋並卒帝以金千兩贖昶于魏不獲乃以第六皇子燮字仲綬繼昶封爲晉熙王明帝旣以燮繼昶乃詔曰晉熙國太妃謝氏沉刻無親物理罕比骨肉至親尙相棄蔑況以義合免苦爲難可還其本家削絕舊秩先是改謝氏爲射氏元徽元年燮年四歲以爲郢州刺史明年復昶所生謝氏爲晉熙國太妃齊受禪燮降封安陰縣公謀反賜死

武昌王渾字休深文帝第十子也元嘉二十四年年九歲封汝陰王後徙武昌渾少而凶戾嘗忿左右拔防身刀砍之元凶弒立以爲中書令山陵夕裸身露頭往散騎省戲因彎弓射通直郎馬郎中枕以爲笑樂孝建元年爲雍州刺史監雍梁南北秦四州荊州之竟陵隨二郡諸軍事寧蠻校尉至鎮與左右人作文檄自稱楚王號年爲元光備置百官以爲戲笑長史王翼之得其手迹封呈孝武上使有司奏免爲庶人下太常絕屬籍使付始安郡逼令自殺卽葬襄陽大明四年聽還葬母江太妃薨次明帝卽位封追諡昌縣侯

建安王休仁文帝第十二子也元嘉二十九年十歲立爲建安王前廢帝景和元年累遷護軍將軍時帝狂悖無道誅害羣公忌憚諸父並聚之殿內毆捶陵曳無復人理休仁及明帝山陽王休祐形體並肥壯帝乃以籠盛稱之以明帝尤肥號爲豬王號休仁爲殺王休祐爲賊王以三王年長尤所畏憚故常錄以自近不離左右東海王禕凡劣號之驢王桂陽王休範巴陵王休若年少故並得從容嘗以木槽盛飯內諸雜食攪令和合掘地爲坑窳實之以泥水裸明帝內坑中以槽食置前令以口就槽中食之用爲歡笑欲害明帝及休仁休祐前後以十數休仁多計數每以笑調佞諛訓悅之故得推遷常於休仁前使左右淫逼休仁所生楊太妃左右並不得已順命至右衛將軍劉道隆道隆歡以奉旨盡諸醜狀時廷尉劉

蒙妾孕臨月帝迎入後宮冀其生男欲立爲太子明帝嘗忤旨帝怒乃裸之縛其手脚以杖貫手脚內使擔付太官卽日屠豬休仁笑謂帝曰未應死帝問其故休仁曰待皇太子生殺豬取肝肺帝意解曰且付廷尉一宿出之帝將南游荆湘二州明旦欲殺諸父便發其夕被弑於華林園休仁卽日便執臣禮於明帝時南平王敬猷廬陵王敬先兄弟被害猶未殯斂休仁休祐同載臨之開帷歡笑鼓吹往反時人咸非焉明帝以休仁爲侍中司徒尙書令揚州刺史給三望車時劉道隆爲護軍休仁求解職曰臣不得與此人同朝上乃賜道隆死尋諸方逆命休仁都督征討諸軍事增班劍爲三十人出據檻進赭圻尋領太子太傅總統諸軍中流平定休仁之力也明帝初與蘇侯神結爲兄弟以祈福助及事平與休仁書曰此段殊得蘇兄神力休仁年與明帝相亞俱好文籍素相愛及廢帝世同經艱危明帝又資其權譎之力泰始初四年逆命休仁親當矢石大勳克建任總百揆親寄甚隆四方輻湊上甚不悅休仁悟其旨表解揚州見許進位太尉領司徒固讓又加漆輪車劍履升殿受漆輪固辭劍履明帝末年多忌休仁轉不自安及殺晉平王休祐其年上疾篤與楊運長爲身後計運長等又慮帝晏駕後休仁一旦居周公之地其輩不得執權彌贊成上使害諸王及上疾暴甚內外皆屬意休仁主書以下皆往東府詣休仁所親信豫自結納其或直不得出者皆懼上與運長等定謀召休仁入宿尙書下省其夜遣人齎藥賜休仁死休仁對

使者罵曰：上有天下誰之功也？孝武以誅子孫而至于滅，今復遵覆車，枉殺兄弟，奈何？忠臣抱此冤濫，我大宋之業其能久乎？上疾久，慮人情同異，自力乘輿出端門，休仁死後，乃入詔稱其自殺，有其二子并全封爵。有司奏請降休仁爲庶人，絕屬籍，兒息悉徙遠郡。詔休仁特降爲始安縣王，并停子伯融等流徙。聽襲封爵，及帝疾甚，見休仁爲祟，叫曰：司徒小寬我，尋崩。伯融妃殷氏所生，殷氏吳興太守沖女也。范陽祖讜有醫術，姿貌又美，殷氏有疾，讜入視脉，悅之，遂與姦，事泄，遣還家賜死。

晉平刺王休祐，文帝第十三子也。孝建二年，年十一，封山陽王。明帝卽位，以山陽荒弊，改封晉平王。位驍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荊州刺史休祐素無才能，強梁自用，大明之世，未得自專，至是貪淫好財色，在荊州多營財貨，以短錢一百賦人，田登就求白米一斛，米粒皆令徹白，若碎折者悉不受。人問糴此米一斗，一百至時又不受米，評米賣錢，凡諸求利皆如此。百姓嗷然不復堪，命徵爲南徐州刺史，加都督。上以休祐貪虐不可益人，留之都下，遣上佐行府州事。休祐狼戾前後，忤上非一。在荊州時，左右范景達善彈碁，上召之，休祐留不遣，上怒詰責之。且慮休祐將來難制，欲方便除之。七年二月，車駕於巖山射雉，有一雉不肯入場，日暮將反，留休祐射之，令不得雉，勿歸。休祐時從，在黃麾內，左右從者並在部伍後，休祐便馳去，上遣左右數人隨之。上旣還，前驅清道，休祐人從悉散，不復相得上。還壽寂之等諸壯士追之日已

欲圖與休祐相及讎令墜馬休祐素勇壯有氣力奮拳左右排擊莫得近有一人自後引陰因頓地卽共拉殺之遣人馳白上行唱驃騎落馬上聞驚曰驃騎體大落馬殊不易卽遣御醫上藥相係至頃之休祐左右人至久已絕矣輿以還第贈司空時巴陵王休若在京陵其日卽馳信報休若曰吾與驃騎南山射雉驃騎馬驚與直閣夏文秀馬相蹋文秀墮地驃騎失控馬重驚觸松樹墜地落礪中時頓悶故馳報弟其年五月追免休祐爲庶人十三子並徙晉平明帝尋病見休祐爲崇使使至晉平撫其諸子帝尋崩廢帝元徽元年聽諸子還都順帝昇明三年稱謀反並賜死

海陵王休茂文帝第十四子也孝建二年年十一封海陵王大明二年爲雍州刺史加都督北中郎將監蠻校尉時司馬庾深之行府州事休茂性急欲自專深之及主帥每禁之常懷忿因左右張伯超至所親愛多罪過主帥常加訶責伯超懼罪謂休茂曰主帥密疏官罪欲以啟聞休茂曰今爲何計伯超曰唯殺行事及主帥舉兵自衛縱不成不失入虜中爲王休茂從之夜使伯超等殺司馬庾深之集建牙馳檄休茂出城行營諮議參軍沈暢之等閉門拒之城陷斬暢之其日參軍尹玄度起兵攻休茂禽之斬首毋妻皆自殺同黨悉伏誅有司奏絕休茂屬籍貶姓爲留不許卽葬襄陽

鄱陽哀王休業文帝第十五子也孝建二年年十一封鄱陽王三年薨以山陽王休祐次子士弘嗣被廢

國除

臨慶冲王休倩文帝第十六子也孝建元年年九歲疾篤封東平王未拜薨大明七年立第二十七皇子嗣爲東平王紹休倩泰始三年還本遂絕六年以第五皇子智井爲東平王繼休倩未拜薨其年追改休倩爲臨慶王休倩爲文帝所愛故前後屢加紹嗣

新野懷王夷父文帝第十七子也元嘉二十九年薨明帝泰始五年追加封謚

桂陽王休範文帝第十八子也孝建三年年九歲封順陽王大明元年改封桂陽泰始六年累遷驃騎大將軍江州刺史加都督遺詔進位司空侍中加班劍三十人休範素凡訥少知解不爲諸兄齒遇明帝常指左右人謂王景文曰休範人才不及此以我故生便富貴釋氏願生王家良有以也及明帝晚年晉平王休祐以狼戾致禍建安王休仁以權逼不容巴陵王休若素得人情以此見害唯休範謹澀無才不爲物情所向故得自保而常憂懼及明帝晏駕主幼時艱休範自謂宗戚莫二應居宰輔事既不至怨憤彌結招引勇士繕修器械行人經過尋陽者莫不降意折節於是至者如歸朝廷知之密相防禦母荀太妃薨卽葬廬山以示不還之志時夏口闕鎮朝議以居尋陽上流欲樹置腹心重其兵力元徽元年乃以第五皇弟晉熙王燮爲鄧州刺史長史王奐行府州事配以實力出鎮夏口慮爲休範所撥留自太子泚去

不過尋陽休範怒欲舉兵乃上表修城堞其年進位太尉明年五月遂反發自尋陽晝夜取道大雷戍主杜道欣馳下告變道欣至一宿休範已至新林朝廷震動齊高帝出次新亭壘時事起倉卒朝廷兵力甚弱及開武庫隨將士意取休範於新林步上攻新亭壘屯騎校尉黃回乃僞往降并宣齊高帝意休範大悅置之左右休範壯士李恆鍾爽進諫不宜親之休範曰不欺人以信時休範日飲醇酒以二子德宣德嗣付與齊高帝爲質至卽斬之回與越騎校尉張荀兒直前斬休範首持還左右並散初休範自新林分遣同黨杜墨蠡丁文豪等直向朱雀門休範雖死墨蠡等不知王道隆率羽林兵在朱雀門內聞賊至急召劉劬勔自石頭來赴戰死之墨蠡等乘勝直入朱雀門道隆爲亂兵所殺墨蠡等唱云太尉至休範之死也齊高帝遣隊主陳靈寶齋首還臺逢賊埋首道側挺身得達雖唱云已平而無以爲據衆愈疑感墨蠡徑至杜母宅宮省恇擾無復固志撫軍長史褚澄以東府納賊賊擁安城王據東府稱休範教曰安成王吾子也勿得侵賊勢方逼衆莫能振尋而丁文豪之衆知休範已死稍欲退散文豪勇氣殊壯厲聲曰我獨不能定天下邪休範首至又羽林監陳顯達率所領於杜母宅破墨蠡等諸賊一時奔散斬墨蠡文豪等晉熙王燮自夏口遣軍平尋陽

巴陵哀王休若文帝第十九子也孝建三年年九歲封巴陵王明帝卽位出爲會稽太守加都督二年遷

都督雍州刺史靈蠻校尉前在會稽錄事參軍陳郡謝沉以諂側事休若多受財賂時內外戒嚴並袴褶沉居母喪被起聲樂酣飲不異吉人衣冠既無殊異並不知沉居喪沉嘗自稱孤子衆乃駭愕休若坐與沉襲黷降號鎮西將軍典籤夏寶期事休若無禮啟明帝殺之慮不許啟未報於獄行刑信反令鎖送而寶期已死上怒勅之曰孝建之世汝何敢爾使其母羅加杖三百四年改行湘州刺史六年爲荊州刺史加都督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七年晉平王休祐被殺建安王休仁見疑都下訛言休若有至貴之表明帝以此言報之休若甚憂嘗衆賓滿坐有一異鳥集席隅哀鳴墜地死又聽事上有二大白蛇長丈餘哈哈有聲休若甚惡之會被徵爲南徐州刺史加都督征北大將軍開府如故休若腹心將佐咸謂還朝必有大禍中兵參軍京兆王敬先勸割據荆楚休若執錄馳使白明帝敬先坐誅休若至京口上以休若善能諧緝物情慮將來傾幼主欲遣使殺之慮不奉詔徵入朝又恐猜駭乃僞授爲江州刺史至卽於第賜死贈侍中司空子冲始襲封

孝武帝二十八男文穆皇后生廢帝子業豫章王子尙陳淑媛生晉安王子勛阮容華生安陸王子綏徐昭容生皇子子深何淑儀生松滋侯子房史昭華生臨海王子瑱殷貴妃生始平孝敬王子鸞次永嘉王子仁與皇子子深同生何婕妤生皇子子鳳謝昭容生始安王子真江婕妤生皇子子玄史昭儀生邵陵

王子元次齊敬王子羽與始平孝敬王子鸞同生江美人生皇子子衡楊婕妤生淮南王子孟次皇子子
況與皇子子玄同生次南平王子產與永嘉王子仁同生次晉陵孝王子雲次皇子子文並與始平孝敬
王子鸞同生次廬陵王子與與淮南王子孟同生次南海哀王子師與始平孝敬王子鸞同生次淮陽思
王子霄與皇子子玄同生次皇子子雍與始安王子真同生次皇子子趨與皇子子鳳同生次皇子子期
與皇子子衡同生次東平王子嗣與始安王子真同生張容華生皇子子悅安陸王子綏南平王子產廬
陵王子與並出繼皇子子深子鳳子玄子衡子況子文子雍未封早天子趨子期子悅未封爲明帝所殺
豫章王子尙字孝師孝武第二子也孝建二年年六歲封西陽王大明三年分浙江西立王畿以浙江東
爲揚州以子尙爲刺史加都督六年改封豫章王領會稽太守七年進號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時
東土大旱鄞縣多饑田孝武使子尙表至鄞縣勸農又立左學召生徒置儒林祭酒一人學生師敬位比
州中從事文學祭酒一人比州西曹勸學從事二人比祭酒從事前廢帝卽位罷王畿復舊徵子尙都督
揚南徐二州諸軍事領尙書令初孝建中孝武以子尙太子母弟甚留心後新安王子鸞以母幸見愛子
尙寵衰及長凶慝有廢帝之風明帝旣殞廢帝乃稱太皇太后令曰子尙頑凶楚玉淫亂並於第賜盡楚
玉廢帝姊山陰公主也廢帝改封會稽郡長公主給鼓吹一部加班劍二十人未拜受而廢敗

晉安王子勛字孝德孝武第三子也眼患風不爲孝武所愛大明四年年五歲封晉安王七年爲江州刺史加都督八年改授雍州未拜而孝武崩還爲江州時廢帝狂凶多所誅害前撫軍諮議參軍何邁謀因帝出爲變迎立子勛事泄帝誅邁使八座奏子勛與邁通謀遣左右朱景送藥賜子勛死景至盆口遣報長史鄧琬琬等奉子勛起兵以廢立爲名明帝定亂進子勛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琬等不受命泰始二年正月七日奉子勛爲帝卽僞位於尋陽年號義嘉備置百官四方響應是歲四方貢計並詣尋陽及軍敗子勛見殺時年十一卽葬尋陽廬山

松滋侯子房字孝良孝武第六子也大明四年年五歲封尋陽王前廢帝景和元年爲會稽太守加都督明帝卽位徵爲撫軍領太常長史孔覲不受命舉兵應晉安王子勛上虞令王曇殺覲送子房還建鄴上宥之貶爲松滋縣侯司徒建安王休仁以子房兄弟終爲禍難勸上除之廢徙遠郡見殺年十一

臨海王子頊字孝烈孝武第七子也初封歷陽王後改封臨海位荊州刺史明帝卽位進督雍州長史孔道存不受命應晉安王子勛事敗賜死年十一

始平孝敬王子鸞字孝羽孝武第八子也大明四年封襄陽王尋改封新安五年爲北中郎將南徐州刺史領南琅邪太守母殷淑儀寵傾後宮子鸞愛冠諸子凡爲上眚遇者莫不入于鸞府國爲南徐州又割

吳郡屬之六年丁母憂前廢帝素疾子鸞有寵及卽位既誅羣臣乃遣使賜子鸞死時年十歲子鸞臨死謂左右曰願後身不復生王家同生弟妹並死明帝卽位改封始平王以建平王景素子延年嗣

永嘉王子仁字孝蘇孝武第九子也大明五年封永嘉王明帝卽位以爲湘州刺史帝尋從司徒建安王休仁計未拜賜死時年十歲

始安王子真字孝貞孝武第十一子也

邵陵王子元字孝善孝武第十三子也並被明帝賜死

齊敬王子羽字孝英孝武第十四子也生二歲而薨追加封諡

淮南王子孟孝光孝武第十六子也初封淮南王明帝改封安成王未拜賜死

晉陵孝王子雲字孝舉孝武第十九子也大明六年封未拜而亡

南海哀王子師字孝友孝武第二十二子也大明七年封未拜爲前廢帝所害明帝卽位追諡

淮陽思王子霄字孝雲孝武第二十三子也早薨追加封諡

東平王子嗣字孝叔孝武帝第二十七子也明帝賜死

武陵王贊字仲敷小字智隨明帝第九子也明帝既誅孝武諸子詔以智隨奉孝武爲子封武陵郡王順

帝昇明二年薨國除

明帝十二男陳貴妃生後廢帝謝修儀生皇子法良陳昭華生順帝徐婕妤生第四皇子鄭修容生皇子智并次晉熙王燮與皇子法良同生泉美人生邵陵殤王友次江夏王躋與第四皇子同生徐良人生武陵王贊杜修華生隨陽王翽次新興王嵩與武陵王贊同生又泉美人生始建王禧智并燮躋贊並出繼法良未封第四皇子未有名早夭

邵陵殤王友字仲賢明帝第七子也年五歲出爲南中郎將江州刺史封邵陵王後廢帝元徽二年桂陽王休範誅後王室微弱友府州文案及臣吏不諱有無君之心順帝昇明二年徙南豫州刺史薨無子國除

隨陽王翽字仲儀明帝第十子也初封南陽王昇明二年改封隨陽齊受禪封舞陰縣公

新興王嵩字仲岳明帝第十一子也齊受禪降封定襄縣公

始建王禧字仲安明帝第十二子也齊受禪降封荔浦縣公尋並云謀反賜死

論云甚矣哉元嘉之遇禍也殺逆之釁事起肌膚因心之童遂亡天性雖鳴鑄之酷未極於斯其不至覆亡亦爲幸也明皇統運疑隙內構尋斧所加先自王戚晉刺以獷暴摧驅巴哀由和良醜體保身之路未

知攸適昔之戒子慎勿爲善詳求其旨將遠有以乎詩云自我先自我後蓋古人之畏亂也孝武諸子提挈以成疊亂遂至宇內沸騰王室如燬而帝之諸胤莫不殲焉強不如弱義在於此明帝負螟之慶事非已出枝葉不茂豈能庇其本乎

南史卷十四考證

文帝十九男傳陳脩容生東海王禕○東海目錄及本傳俱作盧陵

元凶劬傳初使蕭斌作詔斌辭以不文乃使王僧綽○監本脫辭字今从宋書增入

劬使詹叔兒燒輦及袞冕服○上文云密與腹心隊主陳叔兒齋帥張超之任建之謀之此作詹叔兒二
者必有一訛

竟陵王誕傳改封隨郡王○隨監本作隋今改正

開南門者不利其主○不利其主監本作其主王今从宋書

白虹臨北門巨屬城內○屬一本作入

晉熙王昶傳在道慷慨爲斷句○斷監本誤繼今改正

先是改謝氏爲射氏○監本謝與射互誤今改正

明年復昶所生謝氏爲晉熙國太妃○謝監本訛射今改正

晉平刺王休祐傳且慮休祐將來難制欲方便除之○監本脫欲字今增入

孝武帝二十八男傳史昭華生臨海王子瑱○華一本作容

始平孝敬王子鸞傳凡爲上眊遇者莫不入于鸞府○于一本作子

永嘉王子仁傳字孝猷○猷監本誤猷今改正

武陵王贊傳○此三行共四十八字監本複見於邵陵殤王友傳後查目錄及閣本俱無之不知何人所
贅增也今獨存此傳刪其複見者

南史卷十五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五

劉穆之

曾孫祥
從子秀之

徐羨之

從孫湛之
湛之孫孝嗣
孝嗣孫君禕

傅亮

族兄隆

檀道濟

兄詔
詔孫珪
韶弟祗

韶孫珪

劉穆之字道和小字道人東莞莒人也世居京口初為琅邪府主簿嘗夢與宋武帝汎海遇大風驚俯視船下見二白龍夾船既而至一山山峯聳秀意甚悅及武帝克京城從何無忌求府主簿無忌進穆之帝曰吾亦識之即馳召焉時穆之聞京城有叫聲晨出陌頭屬與信會直視不言者久之反室壞布裳為袴往見帝帝謂曰我始舉大義須一軍吏甚急誰堪其選穆之曰無見踰者帝笑曰卿能自屈吾事濟矣即於坐受署從平建鄴諸大處分皆倉卒立定並穆之所建遂動見諮詢穆之亦竭節盡誠無所遺隱時晉網寬弛威禁不行盛族豪家負勢陵縱重以司馬元顯政令違舛桓玄科條繁密穆之斟酌時宜隨方矯正不盈旬日風俗頓改遷尚書祠部郎復為府主簿記室錄事參軍領堂邑太守以平桓玄功封西華縣五等子及揚州刺史王謐薨帝次應入輔劉毅等不欲帝入議以中領軍謝混為揚州或欲令帝於丹徒領州以內事付僕射孟昶遣尚書右丞皮沈以二議諮帝沈先與穆之言穆之偽如廁即密疏白帝言沈

語不可從帝既見沈且令出外呼穆之問焉穆之曰公今日豈得居謙遂爲守蕃將邪劉孟諸公俱起布衣共立大義事乃一時相推非宿定臣主分也力敵勢均終相吞咀揚州根本所係不可假人前授王謚事出權道今若復佗授便應受制於人一失權柄無由可得公功高勳重不可直置疑畏便可入朝共盡同異公至京邑彼必不敢越公更授餘人帝從其言由是入輔從廣固還拒盧循常居幕中畫策劉毅等疾之每從容言其權重帝愈信仗之穆之外所聞見大小必白雖閭里言謔皆一二以聞帝每得人間委密消息以示聰明皆由穆之又愛賓游坐客恆滿布耳目以爲視聽故朝野同異穆之莫不必知雖親昵短長皆陳奏無隱人或譏之穆之曰我蒙公恩義無隱諱此張遼所以告關羽欲叛也帝舉止施爲穆之皆下節度帝書素拙穆之曰此雖小事然宣布四遠願公小復留意帝旣不能留意又稟分有在穆之乃曰公但縱筆爲大字一字徑尺無嫌大旣足有所包其勢亦偉帝從之一紙不過六七字便滿穆之凡所薦達不納不止常云我雖不及荀令君之舉善然不舉不善穆之與朱齡石並便尺牘嘗於武帝坐與齡石並答書自旦至日中穆之得百函齡石得八十函而穆之應對無廢遷中軍護軍司馬加丹陽尹帝西討劉毅以諸葛長人監留府疑其難獨任留穆之輔之加建威將軍置佐吏配給實力長人果有異謀而猶豫不能發屏人謂穆之曰悠悠之言云太尉與我不平何以至此穆之曰公泝流遠伐以老母弱子委

節下若一豪不盡豈容若此長人意乃小安穆之亦厚爲之備謂所親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踐機危今日思爲丹徒布衣不可得也帝還長人伏誅進前將軍帝西伐司馬休之中軍將軍道憐知留任而事無大小一決穆之遷尙書左僕射領選將軍尹如故帝北伐留世子爲中軍將軍監太尉留府轉穆之左僕射領監軍中軍二府軍司將軍尹領選如故甲仗五十人入殿入居東城穆之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無壅滯賓客輻湊求訴百端內外諮稟盈階滿室目覽詞訟手答牋書耳行聽受口並酬應不相叅涉皆悉贍舉又言談賞笑彌日旦時未嘗倦苦裁有閑暇手自寫書尋覽篇章校定墳籍性奢豪食必方丈巨輒爲十人饌未嘗獨餐每至食時客止十人以還帳下依常下食以此爲常嘗白帝曰穆之家本貧賤贍生多闕叨忝以來雖每存約損而朝夕所須微爲過豐此外無一豪負公義熙十三年卒帝在長安本欲頓駕關中經略趙魏聞驚慟哀惋者數日以根本虛乃馳還彭城以司馬徐羨之代管留臺而朝廷大事常決於穆之者並悉北諮穆之前軍府文武二萬人以三千配羨之建威府餘悉配世子中軍府追贈穆之開府儀同三司帝又表奏天子曰臣聞崇賢旌善王教所先念功簡勞義深追遠故司勳執策在勤必記德之休明沒而彌著故尙書左僕射前將軍臣穆之爰自布衣協佐義始內竭謀猷外勤庶政密勿軍國心力俱盡及登庸朝右尹司京畿敷讚百揆翼新大猷頃戎車遠役居中作捍撫靈之勳

實洽朝野識量局致棟幹之器也方宣贊盛化緝隆聖世忠績未究遠邇悼心皇恩寢述班同三事榮哀
既備寵靈已泰臣伏思尋自義熙草創艱患未弭外虞既殷內難亦荐時屯世故靡有寧歲臣以寡乏負
荷國重實賴穆之匡翼之勳豈唯讜言嘉謀溢于人聽若乃忠規密謨濟慮帷幙造膝詭辭莫見其際事
隔於皇朝功隱於視聽者不可勝紀所以陳力一紀遂克有成出征入輔幸不辱命微夫人之左右未有
寧濟其事者矣履謙居寡守之彌固每議及封爵輒深自抑絕所以勳高當年而茅土弗及撫事永念胡
寧可昧謂宜加贈正司追甄土宇俾忠貞之烈不泯於身後大賚所及永旌於善人臣契關屯夷旋觀終
始金蘭之分義深情感是以獻其乃懷布之朝聽於是重贈侍中司徒封南昌縣侯及帝受禪每歎憶之
曰穆之不死當助我理天下可謂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光祿大夫范泰對曰聖主在上英彥滿朝穆之雖
功著艱難未容便闕興毀帝笑曰卿不聞驥騄乎貴曰致千里耳帝後復曰穆之死人輕易我其見思如
此以佐命元勳追封南康郡公諡曰文宣穆之少時家貧誕節嗜酒食不修拘檢好往妻兄家乞食多見
辱不以爲耻其妻江嗣女甚明識每禁不令往江氏後有慶會屬令勿來穆之猶往食畢求檳榔江氏兄
弟戲之曰檳榔消食君乃常飢何忽須此妻復截髮市殺饌爲其兄弟以餉穆之自此不對穆之梳沐及
穆之爲丹陽尹將召妻兄弟妻泣而稽顙以致謝穆之曰本不匿怨無所致憂及至醉穆之乃令府人以

金梓貯檳榔一斛以進之元嘉二十五年車駕幸江寧經穆之墓詔致祭墓所長子慮之嗣卒子邕嗣先是郡縣爲封國者內史相並於國主稱臣去任便止孝建中始革此制爲下官致敬河東王歆之嘗爲南康相素輕邕後歆之與邕俱豫元會並坐嗜酒謂歆之曰卿昔見臣今能見勸一盃酒不飲之因數孫皓歌答曰昔爲汝作臣今與汝比肩旣不勸汝酒亦不願汝年邕性嗜食瘡痂以爲味似鯁魚嘗詣孟靈休靈休先患灸瘡痂落在狀邕取食之靈休大驚痂未落者悉褫取飴邕邕去靈休與何勗書曰劉邕向顧見嗽遂舉體流血南康國吏二百許人不問有罪無罪遞與鞭瘡痂常以給膳邕卒子彤嗣坐刀斫妻奪爵以弟彪紹齊建元初降封南康縣侯虎賁中郎將坐廟墓不修削爵爲羽林監又坐與亡弟毋楊別居楊死不殯葬崇聖寺尼慧首剃頭爲尼以五百錢爲買棺以泥洹壘送葬爲有司奏事寢不出

穆之中子式之字延叔爲宣城淮南二郡太守犯贓賁揚州刺史王弘遣從事檢校之式之召從事謂曰還白使君劉式之於國粗有微分偷數百萬錢何有況不偷邪從事還曰弘由此得停從征關洛有功封德陽縣五等侯卒諡曰恭子瑀字茂琳始興王濬爲南徐州以瑀爲別駕瑀性陵物護前時濬征北府行參軍吳郡顧邁輕薄有才能濬待之厚瑀乃折節事邁邁以瑀與之款盡濬所言密事悉以語瑀瑀與邁共進射堂下忽顧左右索單衣幘邁問其故瑀曰公以家人待卿言無不盡卿外宣泄我是公吏何得不

啟白之濬大怒啟文帝徙邁廣州瑀性使氣尙人後爲御史中丞甚得志彈蕭惠開云非才非望非勳非德彈王僧達云蔭藉高華人品冗末朝士莫不畏其筆端轉右衛將軍年位本在何偃前孝武初偃爲吏部尙書瑀圖侍中不得與偃同從郊祀時偃乘車在前瑀策駟居後相去數十步瑀蹋馬及之謂偃曰君響何疾偃曰牛駿馭精所以疾耳偃曰君馬何健曰騏驎羅於羈絆所以居後偃曰何不著鞭使致千里答曰一感自造青雲何至與駑馬爭路然甚不得意謂所親曰人仕宦不出當入不入當出安能長居戶限上因求益州及行甚不得意至江陵與顏竣書曰朱修之三世叛兵一日居荊州青油幕下作謝宣明面目向使齋帥以長刀引吾下席於吾何有政恐匈奴輕漢耳坐奪人妻爲妾免官後爲吳興太守侍中何偃當案之云叅伍時望瑀大怒曰我於時望何叅伍之有遂與偃絕族叔秀之爲丹陽瑀又與親故書曰吾家黑面阿秀遂居劉安衆處朝廷不爲多士其年疽發背何偃亦發背癰瑀疾已篤聞偃亡懼躍叫呼於是亦卒諡曰剛

祥字顯徵式之孫也父歆太宰從事中郎祥少好文學性韻剛疎輕言肆行不避高下齊建元中爲正員郎司徒褚彥回入朝以腰扇鄣日祥從側過曰作如此舉止羞面見人扇鄣何益彥回曰寒士不遜祥曰不能殺袁劉安得免寒士永明初撰宋書譏斥禪代尙書令王儉密以啟聞上衡而不問爲臨川王驛騎

從事中郎祥兄整爲廣州卒官祥就整妻求還資事聞朝廷又於朝士多所貶忽王奐爲尙書僕射祥與奐子融同載行至中堂見路人驅驢祥曰驢汝好爲之如汝人才皆已令僕著連珠十五首以寄其懷其議議者云希世之寶違時必賤俾俗之器無聖則淪是以明玉黜於楚岫章甫窮於越人有以祥連珠敢上上令御史中丞任遐奏其過惡付廷尉上別遣敕祥曰我當原卿性命令卿萬里思愆卿若能改革當令卿得還乃徙廣州不得意終日縱酒少時卒

秀之字道寶穆之從父兄子也祖爽山陰令父仲道餘姚令秀之少孤貧十歲時與諸兒戲前渚忽有大蛇來勢甚猛莫不顛沛驚呼秀之獨不動衆並異之東海何承天雅相知器以女妻之兄欽之爲朱齡石右軍參軍隨齡石敗沒秀之哀感不歡宴者十年宋景平二年除駙馬都尉元嘉中再爲建康令政績有聲孝武鎮襄陽以爲撫軍錄事參軍襄陽有六門墉良田數千頃堰久決壞公私廢業孝武遣秀之修復雍部由是大豐後除西戎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加都督漢川饑饉秀之躬自儉約先是漢川悉以絹爲貨秀之限令用錢百姓利之二十七年大舉北侵遣輔國將軍楊文德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劉弘宗受秀之節度震蕩沂隴元凶弒逆秀之卽日起兵求赴襄陽司空南譙王義宣不許事寔遷益州刺史折留奉祿二百八十萬付梁州鎮庫此外蕭然梁益豐富前後刺史莫不大營聚畜多者致萬金所攜資

儼並都下貧子出爲郡縣皆以苟得自資秀之爲政整肅遠近悅焉南譙王義宣據荊州爲逆遣徵兵於秀之秀之斬其使以起義功封康樂縣侯徙丹陽尹先是秀之從叔穆之爲丹陽與子弟聽事上宴聽事柱有一穿穆之謂子弟及秀之汝等試以粟遙擲柱入穿者後必得此郡唯秀之獨入焉其言遂驗時賒買百姓物不還錢秀之以爲非宜陳之甚切雖納其言竟不用遷尙書右僕射時定制令隸人殺長吏科議者謂會赦宜以徙論秀之以爲律文雖不顯人殺官長之旨若遇赦但止徙論便與悠悠殺人曾無一異人敬官長比之父母行害之身雖遇赦謂宜長付尙方窮其天命家口補兵從之後爲監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將徵爲左僕射會卒贈司空謚忠成公秀之野率無風采而心力堅正上以其莅官清潔家無餘財賜錢二十萬布三百疋傳封至孫齊受禪國除

徐羨之字宗文東海鄒人也祖靈尙書吏部郎父祚之上虞令羨之爲桓修撫軍中兵參軍與宋武帝同府深相親結武帝北伐稍遷太尉左司馬掌留任副貳劉穆之帝議北伐朝士多諫唯羨之默然或問何獨不言羨之曰今二方已平拓地萬里唯有小羌未定公寢食不安何可輕豫其議穆之卒帝欲用王弘代之謝晦曰休元輕易不若徐羨之乃以羨之爲丹陽尹總知留任甲仗二十人出入加尙書僕射義熙十四年軍人朱興妻周生子道扶年三歲先得癩病周因其病發掘地生理之爲道扶姑雙女所告周棄

市羨之議曰自然之愛豺狼猶仁周之凶忍宜加顯戮臣以爲法律之外尙弘通理母之卽刑由子明法爲子之道焉有自容之地愚謂可特申之遐裔從之及武帝卽位封南昌縣公位司空錄尙書事揚州刺史羨之起自布衣又無術學直以局度一旦居廊廟朝野推服咸請有宰相之望沉密寡言不以憂喜見色頗工奕碁觀戲常若未解當世僉以此推之傳亮蔡廓嘗言徐公曉萬事安異同嘗與傅亮謝晦宴聚亮晦才學辯博羨之風度詳整時然後言鄭鮮之歎曰觀徐傳言論不復學問爲長武帝不豫加班劍三十人宮車晏駕與中書令傅亮領軍將軍謝晦鎮北將軍檀道濟同被顧命少帝詔羨之亮率衆宮內月一決獄帝後失德羨之等將謀廢立而廬陵王義真多過不任四海乃先廢義真然後廢帝時謝晦爲領軍以府舍內屋敗應修理悉移家人出宅聚將士於府內檀道濟以先朝舊將威服殿省且有兵衆召入朝告之謀旣廢帝侍中程道惠勸立皇子義恭羨之不許及文帝卽位改封南平郡公因讓加封有司奏車駕依舊臨華林園聽訟詔如先二公權訊元嘉二年羨之與傅亮歸政三奏乃見許羨之仍遜位退還私第兄子佩之及程道惠吳興太守王韶之等並謂非宜敦勸甚苦復奉詔攝任三年正月帝以羨之亮晦旬月間再肆醜毒下詔暴其罪誅之爾日詔召羨之至西門外時謝晦弟瞻爲黃門郎正直報亮云殿中有異處分亮馳報羨之羨之乘內人問訊車出郭步走至新林入陶甕中自縊而死年六十三羨之初

不應召上遣領軍到彥之右衛將軍王華追討及死野人以告載尸付廷尉初諺之年少時嘗有一人來謂曰我是汝祖羨之拜此人曰汝有貴相而有天厄宜以錢二十八文埋宅四角可以免災過此可位極人臣後羨之隨親之縣住在縣內嘗暫出而賊自後破縣縣內人無免者雞犬亦盡唯羨之在外獲全又隨從兄履之爲臨海樂安縣嘗行經山中見黑龍長丈餘頭有角前兩足皆具無後足曳尾而行及拜司空守關將入彗星辰見危南又當拜時雙鶴集太極殿東鴟尾鳴喚竟以凶終羨之兄欽之位祕書監欽之子佩之輕薄好利武帝以其姻戚累加寵任爲丹陽尹景平初以羨之知權頗豫政事與王韶之程道惠中書舍人邢安泰潘盛爲黨時謝晦久病連灸不堪見客佩之等疑其託疾有異圖與韶之道惠同載詣傅亮稱羨之意欲令作詔誅之亮曰已等三人同受顧命豈可自相殘戮佩之等乃止羨之既誅文帝特宥佩之免官而已其冬佩之謀反事發被誅佩之弟逵之尙武帝長女會稽宣公主爲彭城沛二郡太守武帝諸子並幼以逵之姻戚將大任之欲先令立功及討司馬休之使統軍爲前鋒待寇當卽授荊州於陣見害追贈中書侍郎子湛之

湛之字孝源幼孤爲武帝所愛常與江夏王義恭寢食不離帝側永初三年詔以公主一門嫡長且湛之致節之胤封枝江縣侯數歲與弟滔之共車行牛奔車壞左右人馳來赴之湛之先令取弟衆咸歎其幼

而有識及長頗涉文義善自位待事祖母及母以孝聞元嘉中以爲黃門侍郎祖母年老辭以朝直不拜後拜祕書監會稽公主身居長嫡爲文帝所禮家事大小必諮而後行西征謝晦使公主留止臺內總攝大宮每有不得意輒號哭上甚憚之初武帝微時貧陋過甚嘗自新洲伐荻有納布衣襖等皆是敬皇后手自作武帝旣貴以此衣付公主曰後世若有驕奢不節者可以此衣示之湛之爲大將軍彭城王義康所愛與劉湛等頗相附及得罪事連湛之文帝大怒將致大辟湛之憂懼無計以告公主公主卽日入宮及見文帝因號哭下牀不復施臣妾之禮以錦囊盛武帝納衣擲地以示上曰汝家本賤貧此是我母爲汝父作此納衣今日有一頓飽食便欲殘害我兒子上亦號哭湛之由此得全再遷太子詹事尋加侍中湛之善尺牘音辭流暢貴戚豪強產業甚厚室宇園池貴游莫及伎樂之妙冠絕一時門生千餘皆三吳富人子資質端美衣服鮮麗每出入行游塗巷盈滿泥雨日悉以後車載之文帝每嫌其侈縱時安成公何勗無忌之子臨汝公孟靈休昶之子也並名奢豪與湛之以殺膳器服車馬相尙都下爲之語曰安成食臨汝飾湛之美兼何孟勗官至侍中追諡荒公靈休善彈碁官至祕書監湛之後遷丹陽尹加散騎常侍以公主憂不拜過葬復授前職二十三年范曄等謀反湛之始與之同後發其事所陳多不盡爲曄等款辭所連有司以湛之關豫逆黨事起積歲未乃歸聞多有蔽匿請免官削爵付廷尉上不許湛之詣闕

上疏請罪以爲初通其謀爲誘引之辭陸等並見怨咎規相禍陷又昔義康南出之始敕臣入相伴慰懇
勸異意頗形言旨遣臣利刃期以際會臣苦相諫譬深加拒塞以爲怨憤所至不足爲虞便以關啟懼成
虛妄非爲納受曲相蔽匿又令申情范曄釋中間之憾致懷蕭思話恨婚意未申謂此僥倖亦不宣達陸
下敦惜天倫彰於四海蕃禁優簡親理咸通又昔蒙眷顧不容自絕音翰信命時相往來或言少意多旨
深文淺辭色之間往往難測臣顧惟心無邪悖故不稍以自嫌樓樓丹寶具如此啟臣雖驚下情匪木石
豈不知醜點難嬰伏劍爲易而覲然視息忍此餘生實非苟吝微命假延漏刻誠以負戾灰滅貽耻方來
貪及視息少自披訴乞蒙隨放伏待鈇鑕上優詔不許二十四年服闋轉中書令太子詹事出爲南兖州
刺史善政俱肅威惠並行廣陵舊有高樓湛之更修整之南望鍾山城北有陂澤水物豐盛湛之更起風
亭月觀吹臺琴室果竹繁茂花藥成行招集文士盡游玩之適時有沙門釋惠休善屬文湛之與之甚厚
學武命使還俗本姓湯位至揚州從事史二十六年湛之入爲丹陽尹領太子詹事二十七年魏太武帝
至瓜步湛之與皇太子分守石頭二十八年魯爽兄弟率部曲來奔爽等軌子也湛之以爲廟算特所獎
納不敢苟申私怨乞屏田里不許轉尙書僕射領護軍將軍時尙書令何尙之以湛之國戚任遇隆重欲
以朝政推之湛之以令事無不總又以事歸尙之互相推委御史中丞袁淑奏並免官詔乃使湛之與尙

之並受讞訴尙之雖爲令而以朝事悉歸湛之初劉湛伏誅殷景仁卒文帝任沈演之庾仲文范曄等後
又有江湛何瑀之自誅誅仲文免演之瑀之並卒至是江湛爲吏部尙書與湛之並居權要世謂之江徐
上每疾湛之輒侍醫藥二凶巫蠱事發上欲廢劾賜潛死而孝武無寵故累出外藩不得停都下南平王
鐔建平王宏並被愛而鐔妃卽湛之妹湛之勸上立之徵鐔自壽陽入朝至又失旨欲立宏嫌其非次議
又不決與湛之議或連日累夕每夜使湛之自執燭繞壁檢行慮有竊聽者劾入殺之旦其夕上與湛之
屏人語至曉猶未滅燭湛之驚起趣北戶未及開見害時年四十四孝武卽位追贈司空諡曰忠烈公子
聿之爲元凶所殺聿之子孝嗣

孝嗣字始昌父被害孝嗣在孕母年少欲更行不願有子自牀投地者無算又以擣衣杵舂其腰并服鹽
胎藥胎更堅及生故小字遺奴幼而挺立八歲襲爵枝江縣公見宋孝武升階流涕迄于就席帝甚愛之
尙康樂公主拜駙馬都尉泰始中以登殿不著鞋爲書侍御史蔡準所奏罰金二兩孝嗣姑適東莞劉舍
舍兄藏爲尙書左丞孝嗣往詣之藏退謂舍曰徐郎是令僕人三十餘可知汝宜善自結昇明中爲齊高
帝驃騎從事中郎帶南彭城太守轉太尉諮議參軍齊建元初累遷長史兼侍中善趨步閑容止與太宰
褚彥回相埒尙書令王儉謂人曰徐孝嗣將來必爲宰相轉御史中丞武帝問儉曰誰可繼卿儉曰聞東

都之日其在徐孝嗣乎出爲吳興太守儉贈孝嗣四言詩曰方軌叔茂追清彥輔柔亦不茹剛亦不吐時人以比蔡子尼之行狀也在郡有能名王儉亡上徵孝嗣爲五兵尙書其年敕撰江左以來儀典令諮受孝嗣明年遷太子詹事從武帝幸方山上曰朕經始此山之南復爲離宮應有邁靈丘靈丘山湖新林苑也孝嗣答曰繞黃山款牛首乃盛漢之事今江南未廣願陛下少更留神上乃止竟陵王子良甚善之歷吏部尙書右軍將軍領太子左衛率臺閣事多以委之武帝崩遺詔以爲尙書右僕射隆昌元年爲丹陽尹明帝謀廢鬱林遣左右莫智明以告孝嗣孝嗣奉旨無所釐替卽還家草太后令明帝入殿孝嗣戎服隨後鬱林旣死明帝須太后令孝嗣於袖出而奏之帝大悅時議悉誅高武子孫孝嗣堅保持之故得無恙以廢立功封枝江縣侯甲仗五十人入殿轉左僕射明帝卽位進爵爲公給班劍二十人加兵百人舊拜三公乃臨軒至是帝特詔與陳顯達王晏並臨軒拜授時王晏爲令人情物望不及孝嗣晏誅轉尙書令孝嗣愛好文學器量弘雅不以權勢自居故見容明帝之世初在率府晝臥齋北壁下夢兩童子遽云移公牀孝嗣驚起聞壁有聲行數步而壁崩壓牀建武四年卽本號開府儀同三司讓不受時連年魏軍動國用虛乏孝嗣表立屯田帝已寢疾兵事未已竟不行及崩受遺託重申開府之命加中書監永元初輔政自尙書下省出住宮城南宅不得還家帝失德孝嗣不敢諫及江祜誅內懷憂恐然未嘗表色始安

王遙光反衆懷惶惑見孝嗣入宮乃安然羣小用事不能制也時孝嗣以帝終亂天常與沈文季俱在南掖門欲要文季以門爲應四五目之文季輒亂以他語孝嗣乃止進位司空固讓求解丹陽尹不許孝嗣文人不顯同異名位雖大故得未及禍虎賁中郎將許準有膽力陳說事機勸行廢立孝嗣遲疑謂必無用于戈理須少主出游閉城門召百僚集議廢之雖有此懷終不能決羣小亦稍憎孝嗣勸帝除之其冬孝嗣入華林省遣茹法珍賜藥孝嗣容色不異謂沈昭略曰始安事吾欲以門應之賢叔若同無今日之恨少能飲酒飲藥至斗餘方卒乃下詔言誅之于時凡被殺者皆取其蟬冕剝其衣服衆情素敬孝嗣得無所侵長子演尙齊武帝女武康公主位太子中庶子第三子況尙明帝女山陰公主並拜駙馬都尉俱見殺孝嗣之誅衆人懼無敢至者唯會稽魏溫仁奔赴以私財營喪事當時稱之初孝嗣復故封使故吏吳興丘叡筮之當傳幾世叡曰恐不終尊身孝嗣容色甚惡徐曰緣有此慮故令卿決之中興元年和帝贈孝嗣太尉二年改葬宣德太后詔增班劍四十人加羽葆鼓吹謚曰文忠改封餘干縣公子緄仕梁位侍中太常信武將軍謚頃子

緄子君禧字懷簡幼聰明好學尤長丁部書問無不對善弦歌爲梁湘東王鎮西諮議參軍頗好聲色侍宴數十皆佩金翠曳羅綺服玩悉以金銀飲酒數升便醉而閉門盡日酣歌每遇歡謔則飲至斗有時載

伎肆意游行荆楚山川靡不畢踐朋從遊好莫得見之時襄陽魚弘亦以豪侈稱於是府中謠曰北路魚南路徐然其服翫次於弘也君清辯於辭令湘東王嘗出軍有人將婦從者王曰才愧李陵未能先誅女子將非孫武遂欲驅戰婦人君舊應聲曰項籍壯士猶有虞兮之愛紀信成功亦資姬人之力君舊文冠一府特有輕艷之才新聲巧變人多諷習竟卒於官

傅亮字季友北地靈州人晉司隸校尉咸之玄孫也父琰以學業知名位至安成太守琰與郗超善超常造瓊見二子迪及亮亮年四五歲超令人解衣使持去初無愀色超謂瓊曰卿小兒才名位宜當遠踰於兄然保家終在大者迪字長猷宋初終五兵尙書贈太常亮傳涉經史尤善文辭義熙中累遷中書黃門侍郎直西省宋武帝以其久直之勤勞欲以爲東陽郡先以語迪大喜告亮亮不答卽馳見武帝陳不樂出帝笑曰謂卿須祿耳能如此甚協所望也以爲太尉從事中郎掌記室宋國初建除侍中領世子中庶子加中書令從還壽陽武帝有受禪意而難於發言乃集朝臣宴飲從容曰桓玄暴篡鼎令已移我首唱大義興復皇室今年時衰暮欲歸老京師羣臣唯盛稱功德莫曉此意亮悟旨日晚宮門已閉叩扉請見曰臣暫宜還都帝知意無復他言直云須幾人自送亮曰須數十人於是奉辭及出夜見長星竟天拊髀曰我常不信天文今始驗矣亮至都卽徵帝入輔永初元年加太子詹事封建城縣公入直中書省專典

詔命以亮任總國權聽於省見客祚獸門外每旦車常數百兩武帝登庸之始文筆皆是參軍滕演北征
廣固悉委長史王誕自此之後至于受命表策文誥皆亮辭也演字彥將南陽西鄂人位至祕書監二年
加亮尙書僕射及帝不豫與徐羨之謝晦並受顧命給班劍二十人少帝卽位進中書監尙書令領護軍
將軍少帝廢亮奉迎文帝立行臺於江陵城南題曰大司馬門牽行臺百僚詣門拜表威儀甚盛文帝將
下引見亮哭泣哀動左右旣而問義真及少帝薨廢本末悲號嗚咽侍側者莫能仰視亮流汗霑背不能
答於是布腹心於到彥之王華等及至都徐羨之問帝可方誰亮曰晉文景以上人羨之曰必能明我赤
心亮曰不然及文帝卽位加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司空府文武卽爲左光祿府進爵始興郡公固
讓進封元嘉三年帝將誅亮先呼入見省內密有報之者亮辭以嫂病暫還遣信報徐羨之因乘車出郭
門騎馬奔兄迪墓屯騎校尉郭泓收之初至廣莫門上亦使以詔謂曰以公江陵之誠當使諸子無恙亮
讀詔訖曰亮受先帝布衣之眷遂蒙顧託黜昏立明社稷之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於是伏誅妻子流徙
安亮之方貴兄迪每深誠焉而不能從及見世略也險著論名曰演慎及少帝失德內懷憂懼直宿禁中
睹夜蛾赴燭作感物賦以寄意初奉大駕道路賦詩三首其一篇有悔懼之辭自知傾覆求退無由又作
辛有穆生董仲道贊稱其見微之美云

隆字伯祚亮族兄也曾祖晞司徒屬父祖並早卒隆少孤貧有學行義熙初年四十爲孟昶建威參軍累遷尚書左丞以族弟亮爲僕射總服不得相臨徙太子率更令元嘉初爲御史中丞甚得司直之體轉司徒左長史會稽剡縣人黃初妻趙持殺息載妻王遇赦王有父母及男稱女葉依法徙趙二千里外隆議曰禮律之興本之自然求之情理非從天墮非從地出父子至親分形同氣稱之於載卽載之於趙雖言三世爲體猶一稱雖創鉅痛深固無讐祖之義向使石厚之子日磾之孫砥鋒挺鏑不與二祖同戴天日則石碯稔侯何得流名百代舊令言殺人父母徙之二千里外不施父子孫祖明矣趙當避王期功千里外耳令亦云凡流徙者同籍親近欲相隨者聽之此又大通情體因親以教愛也趙旣流移載爲人子何得不從載從而稱不行豈名教所許如此稱趙竟不可分趙雖內愧終身稱沉痛沒齒孫祖之義自不得以永絕事理然也從之出爲義興太守有能名拜左戶尚書坐正直受節假對人未至委出白衣領職尋轉太常文帝以新撰禮論付隆使更下意隆表上五十二事後致仕拜光祿大夫歸老於家手不釋卷博學多通特精三禮年八十三卒

檀道濟高平金鄉人也世居京口少孤居喪備禮奉兄姊以和謹稱宋武帝建義道濟與兄韶祗等從平京城俱參武帝建武將軍事累遷太尉參軍封作唐縣男義熙十二年武帝北伐道濟爲前鋒所至望風

降服徑進洛陽議者謂所獲俘囚應悉戮以爲京觀道濟曰伐罪弔人正在今日皆釋而遣之於是中原
感悅歸者甚衆長安平以爲琅邪內史武帝受命以佐命功改封永修縣公位丹陽尹護軍將軍武帝不
豫給班劍二十人出爲鎮北將軍南兗州刺史徐羨之等謀廢立諷道濟入朝告以將廢廬陵王義真道
濟屢陳不可竟不納將廢帝夜道濟入領軍府就謝晦恻息不得眠道濟寢便睡熟晦以此服之文帝
卽位給鼓吹一部進封武陵郡公固辭進封道濟素與王弘善時被遇方深道濟彌相結附每搆羨之等
弘亦雅仗之上將誅徐羨之等召道濟欲使西討王華曰不可上曰道濟從人者也曩非創謀撫而使之
必將無慮道濟至之明日上誅羨之亮旣而使道濟與中領軍到彥之前驅西伐上問策於道濟對曰臣
昔與謝晦同從北征入關十策晦有其九才略明練殆難與敵然未嘗孤軍決勝戎事恐非其長臣悉晦
智晦悉臣勇今奉王命外討必未陣而禽時晦本謂道濟與羨之同誅忽聞來上遂不戰自潰事平遷征
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元嘉八年到彥之侵魏已平河南復失之道濟都督征討諸軍事北
略地轉戰至濟上魏軍盛遂克滑臺道濟時與魏軍三十餘戰多捷軍至厯城以資運竭乃還時人降魏
者俱說糧食已罄於是士卒憂懼莫有固志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少米散其上及旦魏軍謂資糧有
餘故不復追以降者妄斬以徇時道濟兵寡弱軍中大懼道濟乃命軍士悉甲身自服乘輿徐出外圍魏

軍懼有伏不敢逼乃歸道濟雖不尅定河南全軍而反雄名大振魏甚憚之圖之以讓鬼還進位司空鎮壽陽道濟立功前朝威名甚重左右腹心並經百戰諸子又有才氣朝廷疑畏之時人或目之曰安知非司馬仲達也文帝寢疾累年屢經危殆領軍劉湛貪執朝政慮道濟爲異說又彭城王義康亦慮宮車晏駕道濟不復可制十二年上疾篤會魏軍南伐召道濟入朝其妻向氏曰夫高世之勳道家所忌今無事相召禍其至矣及至上已間十三年春將遣還鎮下渚未發有似鷓鴣集船悲鳴會上疾動義康矯詔召入祖道收付廷尉及其子給事黃門侍郎植司徒從事中郎粲太子舍人混征北主簿承伯祕書郎中尊等八人並誅時人歌曰可憐白浮鳩枉殺檀江州道濟死日建鄴地震白毛生又誅司空參軍薛彤高進之並道濟心腹也道濟見收憤怒氣盛目光如炬俄爾間引飲一斛乃脫幘投地曰乃壞汝萬里長城魏人聞之皆曰道濟已死吳子輩不足復憚自是頻歲南伐有飲馬長江之志文帝問殷景仁曰誰可繼道濟答曰道濟以累有戰功故致威名餘但未任耳帝曰不然昔李廣在朝匈奴不敢南望後繼者復有幾人二十七年魏軍至瓜步文帝登石頭城望甚有憂色歎曰若道濟在豈至此

韶字令孫以桓玄功封邑三縣侯從征廣固率所領先登位琅邪內史從討盧循以功更封宜陽縣後拜江州刺史以罪免韶嗜酒貪橫所莅無政績上嘉其合門從義道濟又有大功故特見寵授卒子璩字係

宗位員外郎璉子珪

珪字伯玉位沅南令元徽中王僧虔爲吏部尙書以珪爲征北板行參軍珪訴僧虔求祿不得與僧虔書曰僕一門雖謝文通乃忝武達羣從姑叔三媾帝姻而令子姪餓死遂不荷潤蟬腹龜腸爲日已久饑彫能嚇人遽與肉餓麟不噬誰爲落毛雖復孤微百世國士姻媾位宦亦不後物尙書同堂姊爲江夏王妃檀珪同堂姑爲南譙王妃尙書伯爲江州檀珪祖亦爲江州僕於尙書人地本懸至於婚宦皆不殊絕今通塞雖異猶忝氣類尙書何事爲爾見苦僧虔報書曰吾與足下素無怨憾何以相苦直是意有左右耳乃用爲安成郡丞

祇字恭叔與兄韶弟道濟俱參義舉封西昌縣侯歷位廣陵相義熙十年亡命司馬國璠兄弟自北徐州界潛得過淮因天陰闇夜率百許人緣廣陵城入叫喚直上聽事祇被射傷股語左右曰賊乘暗得入欲掩我不備但打五鼓懼之曉必走矣賊聞鼓鳴直謂爲曉乃奔散追殺百餘人宋國初建爲領軍祇性矜豪樂在外放恣不願內職不得志發疾不自療其年卒于廣陵諡曰威侯傳嗣至齊受禪國除

論曰自晉網不綱主威莫樹亂基王室毒被江左宋武一朝創業事屬橫流改易紊章歸于平道以建武承平之風變太元隆安之俗此蓋宣公之爲乎其配饗清廟豈徒然也若夫怙才驕物公且其猶病諸而

以劉祥居之斯亡亦爲幸焉秀之行己有道可謂位無虛授當徐傅二公跪承顧託若使死而可再固當赴蹈爲期及至處權定機當震主之地甫欲攘抑後禍禦蔽身災使桐宮有卒追之痛淮王非中霧之疾若以社稷爲存亡則義異於此湛之孝嗣臨機不決旣以敗國且以殞身反受其亂斯其效也道濟始因錄用故得忘瑕晚困大名以至顛覆韶祇克傳屠嗣其木厲之間乎

南史卷十五考證

劉穆之傳力敵勢均終相吞咀○咀監本訛咀今改正

遷中軍護軍司馬○護軍一本作太尉

徐湛之傳與劉湛等頗相附及得罪事連湛之○劉湛下監本衍之字今刪

少自披訴乞蒙隨放○隨宋書作驟

繩子君禧傳幼聰明好學尤長丁部書問無不對○丁監本訛于今改正

檀道濟傳夜道濟入領軍府就謝晦懷息不得眠○謝晦下宋書有宿字

韶傳以桓玄功封邑邱縣侯○以字下應有平字邑應从宋書作巴

以功更封宜陽縣後拜江州刺史○宋書縣字下有侯字

南史卷十五考證

南史卷十六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六

王鎮惡

朱齡石

弟超石

毛修之

孫惠素

傅弘之

朱修之

王玄謨

子瞻

從弟玄象

玄載 玄逸

王鎮惡北海劇人也祖猛仕苻堅任兼將相父休為河東太守鎮惡以五月生家人以俗忌欲令出繼疎宗猛曰此非常兒昔孟嘗君惡月生而相齊是兒亦將興吾門矣故名為鎮惡年十三而苻氏敗寓食暕池人李方家方善遇之謂方曰若遭英雄主要取萬戶侯當厚相報方曰君丞相孫人材如此何患不富貴至時願見用為本縣令足矣後隨叔父曜歸晉客荊州頗讀諸子兵書喜論軍國大事騎射非長而從橫善果斷宋武帝伐廣固鎮惡時為天門郡臨澧令人或薦之武帝召與語異焉因留宿旦謂諸將曰鎮惡王猛孫所謂將門有將即以署前部賊曹拒盧循有功封博陸縣五等子武帝謀討劉毅鎮惡曰公若有事西楚請給百舸為前驅及西討轉鎮惡參軍事使率龍驤將軍蒯恩百舸前發鎮惡受命便晝夜兼行揚聲劉兗州上毅謂為信不知見襲鎮惡去江陵城二十里舍船步上蒯恩在軍前鎮惡次之舸留一二人對舸岸上豎旗安鼓語所留人曰計我將至城便長嚴令後有大軍狀又分隊在後令燒江津船鎮

惡徑前襲城漳戍及百姓皆言劉藩實上晏然不疑將至城逢毅要將朱顯之馳前問藩所在軍人答云
在後及至軍後不見藩又望見江津船艦被燒而鼓聲甚盛知非藩上便躍馬告毅令閉城門鎮惡亦馳
進得入城便因風放火燒大城南門及東門又遣人以詔及赦并武帝手書凡三函示毅毅皆燒不視金
城內亦未信帝自來及短兵接戰鎮惡軍人與毅下將或是父兄弟中表親親且鬪且語知武帝在後
人情離懈初毅常所乘馬在城外不得入倉卒無馬使就子肅取馬肅不與朱顯之謂曰人取汝父而惜
馬汝走欲何之奪馬以授毅從大城東門出奔牛牧佛寺自縊鎮惡身被五箭手所執消於手中破折江
陵平後二十日大軍方至以功封漢壽縣子及武帝北伐爲鎮西諮議行龍驤將軍領前鋒將發前將軍
劉穆之謂曰昔晉文王委蜀於鄧艾今亦委卿以關中卿其勉之鎮惡曰吾等因託風雲並蒙抽擢今咸
陽不剋誓不濟江三秦若定而公九錫不至亦卿之責矣鎮惡入賊境戰無不捷破虎牢及栢谷塢進次
醜池造故人李方家升堂見母厚加酬賚卽授方軌徑據潼關將士乏食乃親到弘農督人租
百姓競送義粟軍食復振初武帝與鎮惡等期若剋洛陽須待大軍未可輕前旣而鎮惡等至潼關爲僞
大將軍姚紹所拒不得進馳告武帝求糧援時帝軍入河魏軍屯河岸軍不得進帝呼所遣人開舫北戶
指河上軍示之曰我語令勿進而深入岸上如此何由得遣軍鎮惡旣得義租紹又病死僞撫軍將軍姚

譚代紹守嶮衆力猶盛武帝至湖城譚引退大軍次潼關謀進取計鎮惡請率水軍自河入渭直至渭橋
鎮惡所乘皆蒙衝小艦行船者悉在艦內泝渭而進艦外不見有行船人北土素無舟楫莫不驚以爲神
鎮惡既至令將士食畢便棄船登岸渭水流急諸艦悉逐流去鎮惡撫士卒曰此是長安城北門外去家
萬里而舫乘衣糧並已逐流唯宜死戰可立大功乃身先士卒卽陷長安城城內六萬餘戶鎮惡撫慰初
附號令嚴肅於灊上奉迎武帝勞之曰成吾霸業者真卿也謝曰此明公之威諸將之力帝笑曰卿欲學
馮異邪時關中豐全鎮惡性貪收斂子女玉帛不可勝計帝以其功大不問時有白帝言鎮惡藏姚泓僞
輦有異志帝使覘之知鎮惡別取飾輦金銀棄輦於垣側帝乃安帝留第二子桂陽公義真爲安西將軍
雍秦二州刺史鎮長安鎮惡以征虜將軍領安西司馬馮翊太守委以扞禦之任及大軍東還赫連勃勃
逼北地義真遣中兵參軍沈田子拒之虜甚盛田子退屯劉因堡遣使還報鎮惡鎮惡對田子使謂安西
長史王修曰公以十歲兒付吾等當共思竭力今擁兵不進賊何由得平使反言之田子甚懼王猛之相
苻堅也北人以方諸葛亮入關之功又鎮惡爲首時論者深憚之田子曉柳之捷威震三輔而與鎮惡爭
功武帝將歸留田子與鎮惡私謂田子曰鍾會不得遂其亂者爲有衛瓘等也語曰猛獸不如羣狐卿等
十餘人何懼王鎮惡故二人常有猜心時鎮惡師于涇上與田子俱會傅弘之壘田子求屏人因斬之幕

下并兄弟鴻遵深從弟昭朗凡七人弘之奔告義真義真率王智王修被甲登橫門以察其變俄而田子至言鎮惡反修執田子以專戮斬焉是歲義熙十四年正月十五日也追贈左將軍青州刺史及帝受命追封龍陽縣侯諡曰壯傳國至曾孫勣齊受禪國除

朱齡石字伯兒沛郡沛人也世爲將伯父憲及斌並爲西中郎袁真將佐桓溫伐真於壽陽真以憲兄弟潛通溫並殺之齡石父綽逃歸溫壽陽平真已死綽輒發棺戮尸溫怒將斬之溫弟冲請得免綽受冲更生之恩事冲如父位西陽廣平太守及冲薨綽歐血而死齡石少好武不事崖檢舅淮南蔣氏才劣齡石使舅臥聽事翦紙方寸帖着舅枕以刀子縣擲之相去八九尺百擲百中舅畏齡石終不敢動舅頭有大瘤齡石伺眠密割之卽死武帝剋京城以爲建武參軍從至江乘將戰齡石言世受桓氏恩不容以兵刃相向乞在軍後帝義而許之以爲鎮軍參軍遷武康令縣人姚係祖專爲劫郡縣畏不能討齡石至縣僞與厚召爲參軍係祖恃彊乃出應召齡石斬之掩其家悉殺其兄弟由是一部得清後領中兵齡石有武幹又練吏職帝甚親委之平盧循有功爲西陽太守義熙九年徙益州刺史爲元帥伐蜀初帝與齡石密謀進取曰劉敬宣往年出黃武無功而退賊謂我今應從外水往而料我當出其不意猶從內水來也必重兵守涪城以備內道若向黃武正墮其計今以大衆自外水取成都疑兵出內水此制敵之奇也而慮

此讐先馳賊審虛實別有函封付武石署曰至白帝乃關諸軍雖進未知處分至白帝發書曰衆軍悉從外水取成都臧熹朱枚於中水取廣漢使羸弱乘高艦十餘由內水向黃武譙縱果備內水使其大將譙道福戍涪城遣其秦州刺史侯暉僕射譙詵等屯彭摸夾水爲城十年六月齡石至彭摸七月齡石率劉鍾嗣恩等於北城斬侯暉譙詵朱枚至廣漢復破譙道福別軍譙縱奔涪城巴西人王志斬送之并獲道福斬於軍門帝之伐蜀將謀元帥乃舉齡石衆咸謂齡石資名尙輕慮不辦克論者甚衆帝不從乃分大軍之半令猛將勁卒悉以配之臧熹敬皇后弟也亦命受其節度及戰剋捷衆咸服帝知人又美齡石善於事以平蜀功封豐城侯十四年桂陽公義真被徵以齡石爲雍州刺史督關中諸軍事齡石至長安義真乃發義真敗于青泥齡石亦舉城奔走見殺傳國至孫齊受禪國除

齡石弟超石亦果銳雖出自將家兄弟並閑尺牘桓謙爲衛將軍以補行參軍後爲武帝徐州主簿收迎桓謙身首躬營殯葬義熙十二年北伐超石前鋒入河時軍人緣河南岸牽百丈有漂度北岸者輒爲魏軍所殺略帝遣白直隊主丁旡率七百人及車百乘於河北岸爲却月陣兩頭抱河車置七仗士事畢使豎一長白氍毹軍不解其意並未動帝先命超石戒嚴白氍旣舉超石赴之并齎大弩百張一車益二十人設彭排於轅上魏軍見營陣立乃進圍營超石先以弱弓小箭射之魏軍四面俱至魏明元皇帝又遣

南平公長孫嵩三萬騎肉薄攻營於是百弩俱發魏軍既多弩不能制超石初行別齋大槌并千餘張稍乃斷稍三四尺以槌之一稍輒洞貫三四人魏軍不能當遂潰大軍進剋蒲坂以超石爲河東太守後除中書侍郎封興平縣五等侯關中亂帝遣超石慰勞河洛與齡石俱沒赫連勃勃見殺

毛修之字敬文滎陽武人也祖武生伯父璩並益州刺史父瑾梁秦二州刺史修之任桓立爲屯騎校尉隨立西奔立欲奔漢川修之誘令入蜀馮遷斬立於枚涸洲修之力也宋武帝以爲鎮軍諮議遷右衛將軍既有斬立之謀又父伯並在蜀帝欲引爲外助故頻加榮爵及父瑾爲譙縱所殺帝表修之爲龍驤將軍配兵遣奔赴時益州刺史鮑陋不肯進討修之言狀帝乃令冠軍將軍劉敬宣伐蜀無功而退譙縱由此送修之父伯及中表喪柩口累並得還後劉毅西鎮江陵以爲衛軍司馬南郡太守修之雖爲毅將佐而深結於帝及毅敗見宥時遣朱齡石伐蜀修之固求行帝慮修之至蜀多所誅殺且土人既與毛氏有嫌亦當以死自固不許修之不信鬼神所至必焚房廟時蔣山廟中有好牛馬並奪取之累遷相國右司馬行司州事戍洛陽修立城壘武帝至履行善之賜衣服玩好當時評直二千萬王鎮惡死修之代爲安西司馬桂陽公義真敗爲赫連勃勃所禽及赫連昌滅入魏修之在洛敬事嵩高道士寇謙之謙之爲魏大武帝信敬營護之故不死修之嘗爲羊羹薦魏尙書尙書以爲絕味獻之太武大悅以爲太官令被

寵遂爲尙書光祿大夫封南郡公太官令常如故後朱修之俘于魏亦見寵修之問朱修之南國當權者爲誰答云殷景仁修之笑曰吾昔在南殷尙幼少我歸罪之日便當巾幘到門經年不忍問家消息久之乃訪焉修之具答并云賢子元矯甚能自處修之悲不得言直視良久乃長歎曰嗚呼自此一不復及初北人去來言修之勸魏侵邊并教以在南禮制文帝甚疑責之朱修之後得還具相申理上意乃釋修之在魏多妻妾男女甚衆身遂死於魏

孫惠素仕齊爲少府卿性至孝母服除後更修母所往處牀帳屏帷每月朝十五向帷悲泣傍人爲之感傷終身如此惠素吏才鹽濟而臨事清刻救市銅官碧青一千二百斤供御畫用錢六十五萬有餘惠素納利武帝怒敕尙書評價二十八萬餘有司奏伏誅死後家徒四壁武帝後知無罪甚悔恨之

傅弘之字仲度北地泥陽人也傅氏舊屬靈州漢末失土寄馮翊置泥陽富平二縣廢靈州故傅氏悉屬泥陽晉武帝太康三年復立靈州縣傅氏還屬靈州弘之高祖祗晉司徒後封靈州公不欲封本縣故祗一門還屬泥陽曾祖暢祕書丞沒石勒生子洪晉穆帝永和石氏亂度江洪生梁州刺史歆歆生弘之少儻有大志歷位太尉行參軍宋武帝北伐弘之與扶風太守沈田子等七軍自武關入弘之素習騎乘於姚泓馳道內戲馬甚有姿制羌胡觀者數千並歎稱善留爲桂陽公義真雍州中從事史及義真東

歸赫連勃勃傾國追躡於青泥大戰弘之躬貫甲冑氣冠三軍軍敗陷沒不爲之屈時天大寒裸弘之弘之叫罵見殺

朱修之字恭祖義陽平氏人也曾祖燾晉平西將軍祖序豫州刺史父謨益州刺史修之初爲州主簿宋元嘉中累遷司徒從事中郎文帝謂曰卿曾祖昔爲王導丞相中郎卿今又爲王弘中郎可謂不忝爾祖矣後隨右軍到彥之北侵彥之自河南回修之留戍滑臺被魏將安頡攻圍糧盡將士羸鼠食之修之被圍既久母常悲憂忽一旦乳汁驚出母號慟告家人曰我年老非復有乳汁時今如此兒必沒矣魏果以其日剋滑臺囚之太武嘉其固守之節以爲雲中鎮將妻以宗室女修之潛謀南歸妻疑之每流涕謂曰觀君無停意何不告我以實義不相負修之深嘉其義而不告也及太武伐馮弘修之及同沒人邢懷明並從又有徐卓者亦沒魏復欲率南人竊發事泄見誅修之懷明懼禍同奔馮弘不見禮停一年會宋使至修之名位素顯傳詔見便拜彼國敬傳詔呼爲天子邊人見傳詔致敬乃始禮之時魏屢伐黃龍弘遣使求救修之乃使傳詔說而遣之泛海未至東萊舫柁折風猛海師慮向海北垂長索舫乃正海師覲上

有飛鳥知去岸不遠須臾至東萊及至以爲黃門侍郎孝武初累遷監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修之政在寬簡士庶悅附及荊州刺史南郡王義宣反檄修之舉兵雍土時饑修之僞與之同既而遣使陳情於

孝武孝武嘉之以爲荊州刺史加都督義宣乃聞修之不同更以魯秀爲雍州刺史擊襄陽修之命斷馬鞍山道秀不得前乃退修之率衆向江陵竺超已執義宣修之至於獄殺之以功封南昌縣侯修之立身清約百城貶贈一無所受唯以蠻人宜存撫納有餉皆受得輒與佐史賭之未嘗入己去鎮之日秋毫無犯計在州以來然油及私牛馬食官穀草以私錢六十萬償之而儉刻無潤薄於恩情姊在鄉里饑寒不立修之貴爲刺史未曾供贍往姊家姊爲設菜羹麩飯以激之修之曰此是貧家好食進之致飽先是新野庾彥達爲益州刺史攜姊之鎮資給供奉中分秩祿西土稱焉修之後拜左戶尙書領軍將軍至建鄴牛奔墜車折脚辭尙書徙崇憲太僕仍加特進金紫光祿大夫脚疾不堪獨行見特給扶持侍卒諡貞侯

王玄謨字彥德太原祁人也六世祖宏河東太守繇竺侯以從叔司徒允之難棄官北居新興仍爲新興鴈門太守其自序云爾祖牢仕慕容氏爲上谷太守隨慕容德居青州父秀早卒玄謨幼而不羣世父韃有知人鑒常笑曰此兒氣槩高亮有太尉彥雲之風宋武帝臨徐州辟爲從事史與語異之少帝末謝晦爲荊州請爲南蠻行參軍武靈太守晦敗以非大帥見原元嘉中補長沙王義欣鎮軍中兵參軍領汝陰太守每陳北侵之謀上謂殷景仁曰聞王玄謨陳說使人有封狼居胥意後爲興安侯義賓輔國司馬彭城太守義賓薨玄謨上表以彭城要兼水陸請以皇子撫臨州政乃以孝武出鎮及大舉北侵以玄謨爲

靈朔將軍前鋒入河受輔國將軍蕭斌節度軍至碯礮玄謨進向滑臺圍城二百餘日魏太武自來救之衆號百萬鼓鞀動天地玄謨之行也衆力不少器械精嚴而專仗所見多行殺戮初圍城城內多茅屋衆求以火箭燒之玄謨曰損亡軍實不聽城中卽撒壞之空地爲窟室及魏救將至衆請發車爲營又不從將士並懷離怨又營貨利一匹布責人八百梨以此倍失人心及太武軍至乃夜遁麾下散亡略盡蕭斌將斬之沈慶之固諫曰佛狸威震天下控弦百萬豈玄謨所當殺戰將以自弱非良計也斌乃止初玄謨始將見殺夢人告曰誦觀世音千徧則免玄謨夢中曰何可竟也仍見授旣覺誦之且得千徧明日將刑誦之不輟忽傳唱停刑遣代守碯礮江夏王義恭爲征討都督以碯礮沙城不可守召令還爲魏軍所追大破之流矢中臂二十八年正月遁至厯城義恭與玄謨書曰聞因敗爲城臂上金創將非金印之徵邪元凶弒立以玄謨爲冀州刺史孝武伐逆玄謨遣濟南太守垣護之等將兵赴義事平除徐州刺史加都督及南郡王義宣與江州刺史臧質反朝廷假玄謨輔國將軍爲前鋒南討拜豫州刺史質尋至大破之加都督封曲江縣侯中軍司馬劉沖之白孝武言玄謨在梁山與義宣通謀檢雖無實上意不能明使有司奏玄謨沒匿所得賊寶物虛張戰簿與徐州刺史垣護之並免官尋爲靈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雍土多諸僑寓玄謨上言所統僑郡無有境土新舊錯亂租課不時宜加并合見許乃省并郡縣自此便之

百姓當時不願屬籍其年玄謨又令九品以上租使貧富相通境內莫不嗟怨人間訛言玄謨欲反時柳元景當權元景弟僧景爲新城太守以元景之勢制令雍土南陽順陽上庸新城諸郡並發兵欲討玄謨玄謨令內外晏然以解衆感馳啟孝武具陳本末帝知其虛馳遣主書吳喜公慰撫之又答曰玄謨敢明白之日七十老公反欲何求聊復爲笑想足以申卿眉頭耳玄謨性嚴未曾妄笑時人言玄謨眉頭未曾申故以此見戲後爲金紫光祿大夫領太常及建明堂以本官領起部尙書又領北選孝武狎侮羣臣各有稱目多須者謂之羊短長肥瘦皆有比擬顏師伯缺齒號之曰齧劉秀之儉悛常呼爲老慳黃門侍郎宗靈秀軀體肥壯拜起艱難每一集會輒於坐賜靈秀器服飲食前後相係欲其占謝傾踏以爲歡笑又刻木作靈秀父光祿勳叔獻像送其家聽事柳元景垣護之雖並北人而玄謨獨受老信之目凡諸稱謂四方書疏亦如之嘗爲玄謨作四時詩曰薰茹供春膳粟粢充夏餐醃醬調秋菜白醴解冬寒又寵一崑崙奴子名白主常在左右令以杖擊羣臣自柳元景以下皆懼其毒玄謨尋遷徐州刺史加都督時北土災饑乃散私穀十萬斛牛千頭以賑之孝武崩與羣公俱被顧命時朝政多門玄謨以嚴直不容從青冀二州刺史加都督少帝誅顏師伯柳元景等狂悖滋甚以領軍徵玄謨子姪咸勸稱疾玄謨曰避難苟免既乖事君之節且吾荷先朝厚恩彌不得逡巡及至屢表諫靜又流涕請緩刑去殺以安元元之意少帝

大怒明帝卽位禮遇益崇時四方反叛玄謨領水軍前鋒南討以脚疾未差聽乘輿出入尋除車騎大將軍江州刺史副司徒建安王休仁於赭圻賜以諸葛亮笥袖鎧頃之以爲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領護軍將軍遷南豫州刺史加都督薨年八十二諡曰莊公子深早卒深子續嗣深弟寬泰始初爲隨郡太守逢四方反父玄謨在建鄴寬棄郡自歸以母在西爲賊所執請西行遂襲破隨郡收其母事平明帝嘉之使圖寬形以上齊永明元年爲太常坐於宅殺牛免官後卒於光祿大夫

寬弟瞻字明遠一字叔鸞負氣傲俗好貶裁人物仕宋爲王府參軍嘗詣劉彥節直登榻曰君侯是公孫僕是公子引滿促膝唯余二人彥節外跡雖酬之意甚不悅齊豫章王疑少時早與瞻友瞻常候疑高論

齊武帝時在大牀寢瞻謂疑曰帳中人物亦復隨人寢興疑言次忽問王景文兄指賢愚何如殷道矜瞻曰卿遂復言他人兄邪武帝笑稱疑小名多王汝兄愚那得忽來王參軍此句瞻曰直恐如卿來談武帝銜之未嘗形色後歷黃門侍郎及齊建元初瞻爲永嘉太守詣闕跪拜不如儀武帝知之召入東宮仍送付廷尉殺之命左右啟高帝曰父辱子死王瞻傲朝廷臣輒已收之高帝曰此何足計及聞瞻已死乃默無言玄謨從弟玄象位下邳太守好發冢地無完槨人間垣內有小冢墳上殆平每朝日初升見一女子立冢上近視則亡或以告玄象使命發之有一棺尙全有金蠶銅人以百數剖棺見一女子年可二十姿

質若生臥而言曰我東海王家女應生資財相奉幸勿見害女臂有玉釧破家者斬臂取之於是女復死
玄謨時爲徐州刺史以事上聞玄象坐苑郡

玄載字彥休玄謨從弟也父蕤東莞太守玄載仕宋位益州刺史沈攸之之難玄載起義送誠於齊高帝
封鄂縣子齊建元元年爲左戶尚書永明四年位兗州刺史卒官諡烈子

玄載弟玄邈字彥遠仕宋位青州刺史齊高帝之鎮淮陰爲宋明帝所疑乃北通魏遺書結玄邈玄邈長
史房叔安進曰夫布衣韋帶之士銜一餐而不忘義使之然也今將軍居方州之重託君臣之義無故舉
忠孝而棄之三齊之士盍蹈東海死耳不敢隨將軍也玄邈意乃定仍使叔安使建鄴發高帝謀高帝於
路執之并求玄邈表叔安答曰寡君使表上天子不上將軍且僕之所言利國家而不利將軍無所應問
荀伯玉勸殺之高帝曰物各爲主無所責也玄邈罷州還高帝途中要之玄邈嚴軍直過還都啟宋明帝
稱高帝有異謀高帝不恨也昇明中高帝引爲驃騎司馬太山太守玄邈甚懼高帝待之如初再遷西戎
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封河陽縣侯兄弟同時爲方伯齊建元初亡命李烏奴作亂梁都玄邈使人僞降
烏奴告之曰王使君兵弱攜愛妾二人已去矣烏奴喜輕兵襲州城玄邈奇兵破之高帝聞之曰玄邈果
不負吾延興元年爲中護軍明帝使玄邈往江州殺晉安王子懋玄邈苦辭不行及遣王廣之往廣陵取

安陸王子敬玄邈不得已奉旨建武中卒於護軍贈雍州刺史諡壯侯叔安字子仁清河人高帝卽位懷其忠正時爲益州司馬監蜀太守就拜前將軍方用爲梁州會病卒帝歎曰叔安節義古人中求之耳恨不至方伯而終子長瑜亦有義行永明中爲州中從事

論曰自晉室播遷來宅揚越關邊遙阻汧隴遐荒區甸分其內外山河判其表裏桓温一代英人志移晉鼎自非兵屈灞上戰蚴枋頭則光宅之運中年允集宋武帝崛起布衣非藉人譽一旦驅率烏合奄興霸緒功雖有餘而德猶未洽非樹奇功於難立震大威於四海則不能成配天之業一異同之心故須外積武功以收人望及金墉請吏元勳旣立心欲挂旆龍門折衝冀趙跨功桓氏取高昔人方復觀兵崤渭陳師天嶮及靈威薄震重關自關故知英算所包先勝而後戰也王鎮惡推鋒直指前無彊陣爲宋方叔其壯矣乎朱齡石超石毛修之傅弘之等以歸衆難固之情逢英勇乘機之運以至顛陷爲不幸矣脩之滑臺之守有疎勒之難苟誠節在焉所在爲重其取榮大國豈徒然哉終假道自歸首丘之義也玄謨封狼之心雖簡帝念然天方相魏人豈能支宋氏以三吳之弱卒當八州之勁勇欲以邀勝不亦難乎感境亡師固其宜也觀夫慶之言可謂達於時變瞻傲恨不悔卒至亡軀然齊武追恨魚服匹夫懼矣玄邈行己之度有士君子之風乎

乾隆四年校刊

南史卷十六列傳

八

南史卷十六

南史卷十六考證

王鎮惡傳鎮惡以五月生家人以俗忌○五月下宋書有五日二字

鎮惡身被五箭手所執稍手中破折○手中上宋書有於字

朱齡石弟超石傳長孫嵩三萬騎肉薄攻營○肉監本訛內今改正

大軍進尅蒲坂○坂監本誤坡今改正

傅弘之傳洪生梁州刺史歆○歆宋書及南本俱作韶

朱脩之傳有餉皆受得輒與佐史賂之未嘗入己○史宋書作吏

王玄載弟玄邈傳乃北通魏遣書結玄邈○通監本訛勸今从南本

南史卷十六考證